

續飛俠傳



續飛俠傳

卷十一集

第一回 防患於未然孫南憐影學道老君山 捷足盜遺體妖尸谷辰初到依還嶺

詩曰 半堤花雨對芳辰 消遣無奈情緒 春色尙堪描畫 在萬紫千紅塵土 鵲促歸期

鶯收佞舌 燕做留人語 繞欄紅藥 韶華留此孤注 真個恨殺東風 幾箇過盡 不

似今番苦 樂事賞心磨滅盡 忽見飛書傳羽 湖水湖烟 峯南峯北 總是堪傷處 新

塘楊柳 小腰猶是歌舞 右詞百字令

白俠孫南 因病中在福臨店東跨院 邂逅遇見一位生前名閨 歿後爲詩魂的梅憐影 繫南

因爲在自己病中 正當舉目無親之際 忽得憐影一味的展轉溫柔 安慰於他 憐影又素解

按摩之術 每夜又代孫南推拿醫治 果然不到數日間 孫南之病若失 又替憐影報了生前

的冤恨 諸事完畢 孫南身體復元 建壯如初 卽與憐影商議 欲到苗疆蚩尤山 九頂鐵

雲宮 去找小螭虎楊成志 與玉面狐狸符良閨 以便與先嫂亡侄報雪深仇 憐影因爲孫南

乃是一位 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自己可以依爲終身之托 原來憐影生前明白太陰煉形之術

仍然未脫鬼趣 如能常在生人之側 永得其血氣洵浴 魂魄可以歷久不散 憐影私見如

此便約求孫南與她一同前往。孫南與她相處多日，也愛她聰明智慧，凡事預知，也不願

與她永別。聽憐影之約求，當即應允，並許她事畢之後，轉求三仙二老，代懇東方鬼母，誨

梨帝聖母，度憐影爲鬼仙。憐影大喜，但慮此行經過的關隘津口，必有汎地諸神留難，因

命孫南至城內，到城隍廟懇求道人，寫給城隍牒文一通，以爲沿途的文憑，勿論再到那裡

亦無神祇阻攔矣。孫南如教，吹日果然去城隍司裡，求來一道黃紙的路引，遂即算過了店

錢。憐影化爲一縷淡烟，藏於孫南胸前，以免爲劍光所逼。孫南出了崑陽縣，走到無人之

處，孫南一拍劍匣，一道白光飛出，孫南即禦劍破空而起，直奔苗疆而來。這日已離崑尤山

不遠，孫南因爲不悉鐵雲宮，在崑尤山那面，欲要降落下去，找個地方，土人問個明白，俯

瞰下面，不料正是大山之中，此山幅圓遼遠，松竹叢密，大峯俯視小峯，前嶺連接後嶺，可吁

那裡有個人呢。孫南心中甚爲焦急，不住四下裡顧盼，忽見前山似有一道炊烟，直冲霄漢，

孫南大喜，即催劍雲飛至切近觀看，但見下面高峯之下，似有洞府，前面石坪上，正

有兩個十三四歲道童兒，蹲在那裏以松枝烹茶呢，並無什麼妖異的景象，大約許是在此正

務參修之士。孫兩事已至此，也顧不及什麼利害了，恐怕驚嚇着人家的仙童，即找了個僻

靜地方，降落下來，輕輕的走近前來，及至到了近前，只見這座高峯直插青冥，高大無朋，

先在雲中並未看清 既到近前 方才看出來 仙景異常 林木幽深 真有四時不謝之花
八節長青之草 高峯下閃出一座洞天福地 金庭玉柱不減內地仙府 洞門上面的白玉橫匾
大書着雲南老君山三清白雲洞 兩扇朱門金釘獸環 左右大開 洞天深處發現出無量的
光華 准知道洞中必有真仙 遂卽恭恭敬敬的站住 又手嚮言道 二位小師兄請了 這裡
可是老君嗎 二童子這才舉目觀看 原來面前站立一位 身長玉立渾身蘭素打扮的少年
二童也就放下松枝兒還禮道 不錯正是老君山白雲洞 孫南道但不知是那一位真人 在此
焚修呢 那童子道家師卽是洞冥真人秦漁是也 孫南大驚道 可是雄獅嶺長春岩無量洞
極樂真人李師祖的令高足嗎 那童子含笑點頭道 正是正是 現在李師祖正在這裡 與家
師說話呢 吾們在此烹茶以便孝敬他老人家呢 孫南道怎麼師祖得道多年 還能用烟火之
食嗎 二童聞言相視而笑 那個年紀稍大的道 原來你不知道 就在吾們這白雲洞中 天
然壁上天生二孔 一孔內流射之泉其白如乳 名曰蘇合乳 一孔內流射之泉其碧如蔗 名
曰曼螺膏 均是先天之瓊液 人能得飲一杯其甘如飴 則可登爲上壽 惟曼螺膏味稍微苦
乃爲上品 但須松火煎沸方能堪飲 否則其涼入腹使人不可奈 李師祖與事時卽由雄獅
嶺來此飲用 並非仍食烟火物也 孫南這才明白 遂問道二位師兄 想是秦真人的弟子了

但不知尊號怎麼稱呼 那個年紀大的道 吾等正是真人的弟子 吾乃飛霞童周蘭槐 他乃余之師弟 掣電童樂民瞻是也 尊兄何人到此何事呢 孫南遂也將自己姓名綽號門戶師尊 及此次來意說了一遍 並求二童代稟二位真人 務必賜見才好 飛霞掣電知道二真人 都與峨嵋素有關係 飛霞遂命掣電在此陪着孫南 自己急忙跑入洞中 報於二位真人 極樂真人遂命喚進 飛霞領命跑出洞門 向孫南招手兒道 家師祖有請 孫南敬謹答應 卽隨飛霞入內 洞中的一切仙景 雖然不比凝碧仙府 然亦清幽可喜 洞之上下一色是白石長成 天然的屏幃石殿 兩壁上各有朱文鳥篆 或如科斗或如勾婁 大小相間 孫南料是先賢留的秘法 心中實在羨慕不已 迨至轉過了幾層石殿 才是洞冥真人的靜室 滿洞光明如晝 並不知是何寶放光 靜室外面石廊畫綵 欄杆漆紅 一番富麗豪華 不異玄都勝境 二人來至門前 飛霞早已揭起珠帘 請孫南入內 孫南進了屋中 但見上垂手雲床上 坐着一位皓髯白髮的老道 頭帶九樑巾 左右雙垂綉帶 迎面嵌着一方美玉 身穿黃雲緞的道袍 青護領白水袖 腰繫水火織 背後背着降魔透瓏劈水劍 蘭縐子中衣 白綾子高腰襪子 大紅厚底登雲履 面如銀盆 松顏古貌 慈眉善目鼻直口闊 大耳垂肩 坐在那裏如同太白金星一樣 下垂首坐着這位道者 面如冠玉 五絡墨髯 兩道寶劍眉一對聰

明目 鼻如玉柱口似塗珠 兩耳純厚不薄 頭帶一字巾迎面映美玉 身穿蘭道袍 青護領
白水袖 腰繫絲絛 青中衣白襪雲履 背後措劍 孫南看罷准知道上首坐的是 極樂真人
李靜虛 下首坐者是 洞冥真人秦漁 這師徒二位都是前輩的仙人 得道多年工行早已圓
滿 極樂真人於此次殺劫完畢 庚子歲一過便要飛升了 孫南趕緊行禮道 師祖師叔在上
弟子孫南謹參 極樂真人命他起來 又問他的來意 孫南即據實說了一遍 二真人點頭
又問他 懷中是何物件 怎麼時現黑氣呢 孫南開言嚇的顏色更變 就將自己如何在廣西
崑陽縣得病 如何蒙隣影之魂相救之事 又說了一遍 極樂真人點頭嘆道 汝既非神仙中
人物 當然這一場情劫 就要難逃 此女既然如此正大 待山人索性成全了她罷 真人遂
即單手疊訣 口中念念有詞 用手向着孫南懷中一指 但見一縷淡烟 已由孫南懷中飛出
就地繞了三匝 淡烟散處隣影立時出現 慈悲切切跪倒在地 向上行禮請求真人 大發
慈悲搭救孤魂 則難女生生世世永念大德無及矣 真人遂向孫南道 此女生前既出名門
歿後又多義氣 汝與隣影緣在三生 此亦爲人間風流韻事 既具前緣幸勿終棄 勉之勉之
遂即將腰間胡蘆解了下來 傾出三粒藥來昇與孫南道 此名爲百草練形丹 隣影身具俠
骨胸具仙心 况其生前又明太陰煉形之術 以此丹服之 即勿庸再求鬼母 倘若不墜前功

則不難成爲地仙矣 孫南大喜 接過煉形丹 但見金光璀璨 清香撲鼻 轉遞隣影 隣影則遽而納之 在真人前卽納入口中嚥之 工夫不大 孫南頓見隣影 容采煥發 光艷絕倫 真人哈哈大笑道 孫南孫南汝之艷福 誠不淺矣 此女如再行烈日下 則不畏之卽有映影亭亭 與生人無異 孫南隣影大喜渴望 雙雙叩謝過二位真人 並請求到蚩尤山的道路 及九頂鐵雲宮的址地 真人搖手道 汝休矣汝休矣 鐵雲宮賽夏娃徵生嫻 掌管苗疆九黎派 手下妖黨太多 魔術又庶 別說汝等非伊敵手 就是汝師獨力前往 也恐難討公道 况且妖尸谷辰 現已得了軀殼 與賽夏娃共濟爲惡 如彪虎生翼 徵生嫻已爲谷辰孽制惡謀 馬上就要連絡三尸 去搶雪山聚寶峯下之藏寶 此乃天數當然 非人力可能挽回者 峨嵋英男早不取劍 晚不取劍 偏在這時候取劍 以致解放了數千年的七指神魔 西海三妖仙早不到依還嶺盜寶 晚不去盜寶 偏在李寧入牟珠洞時前去盜寶 以致破了依還聖姑的禁法 以致斃尸崔盈 起了傲倖之心 徵生嫻已命谷辰吳立 分別前往連絡 不出 年必要攻出地竅 前去盜寶以鬥峨眉 山人師徒已經百年不蒞 紅塵 未便親自降服 但能作監察之人 三尸一有確實動作 必於事先通知齊漱溟 好作一準備 汝二人暫且留此年餘 命秦漁暫時教傳隣影 禦劍之法及初步秘訣 汝在此亦可

稍習降魔之法 機緣一到必有奇遇 將來修元奇等來此降魔 微生嫺必然出頭 那時她仗着身爲九黎派々長 招集苗疆如派 以困衆仙 那時山人師徒不便出世 全仗汝夫妻 前去解救他等 孫南隣影不敢偉謬 遂卽謝了二位真人 卽由飛霞電電將她二人 送入後洞 從此孫南隣影暫且在白雲洞 學煉降魔秘法不表 單說那妖尸谷辰 於何處得了軀殼 且待作者詳細報告出來 原來陰陽女潘雲鳳等四人 由蚩尤山九頂鐵雲宮起身之後 各奔一方而去 設法尋覓目的中人 單表那微生嫺第三女弟子 夜度良宵杜蘭薇 與衆師姐妹分道揚鏢 自己卽直奔西北而來 這日已竟飛至陝西興安府地界 雲行之中只見下面現出一座很大的村莊 不知有何事故 只見大路之上行人無數 挨肩摩背 擁擠不堪 什麼少婦長女 白叟黃童 男々女々 扶老携幼 更往村北而去 蘭薇見此光景 不知有何事故 遂於無人處降落下來 直奔村莊而來 迨至進了西村口 於人辟中遇見一位忠誠的老叟 蘭薇遂卽上前攔住去路 給人家行個禮兒 就打算莊中有了什麼事情 怎麼這些個人來々往々 俱望那裏去呢 那老者舉目打量々々蘭薇 見她青春美貌 一身緋色的華服 身後并無僕婦跟隨 想是大家閨秀與僕婦走差了 那裡想到她是害人的妖女呢 遂卽將這些來往之人的緣故 說了一遍 蘭薇聞言喜出萬分 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

夫 原來這所村莊名叫高村 正屬陝西興安府白河縣所官 村中有一家富戶運家 員外運
鴻鈞 安人李氏 夫妻年紀都越四旬 家資巨萬富將王候 在高村中也算是唯一的首戶
膝前只有一兒 名喚邁良 聰明英俊正在學中 這一年李氏安人 到了五旬的正壽 一
家大小遠近的親友 都來與安人慶賀 鴻鈞也免不了設筵招待 老安人雖然超過天癸之年
可是奶又懷了姙了 鴻鈞懼她年老氣衰勞乏過度 恐碍胎氣 遂命許多的了環僕婦 在
靜室中侍候 所來的親友 都是鴻鈞與幾位至戚的內眷招待 誰知就在這天夜中 李氏安
人夢涉江濱 忽遇一個老翁 霜髯若戟飄然似仙 授給安人一朶彩雲 安人大驚醒來乃是一夢
剛要告知鴻鈞 不料肚腹疼痛起來 就生下一個小孩兒來 方面大耳英俊非凡 老夫妻晚年
得子 自然是顧喜不盡 又見母子平安 鴻鈞更是心慰 因為他夢雲而生 卽命以邁雲二
字 爲名邁雲既長 姿容俊美 性質聰穎 終日與哥々邁良入塾讀書 惟邁雲才志宏大
於讀書之外兼好遯甲太陰之書 及織緯占望之術 日夕鑽研卷不釋手 表兄戚似玉亦少年
才子也 見邁雲執卷吟哦甚苦笑問道 弟所讀者何書也 邁雲道斯乃前人所傳之遯甲奇門
諸符咒習之每多不驗 弟窮日夜之力求之 殊不得其故者何也 似玉笑道此等書類 其
闡奧都不在字白之中 別有鎖鑰須人口授 弟但想學之不求於師 誠無益矣 邁雲道書不

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弟且夕間必有所得 因各一笑而罷 一日遇雲隨母往觀音庵進香 於肩輿中見路旁立一老僧 貌極清古似曾相識 及入庵拈香已畢 則老僧已先在 與遇雲問訊道 靈山一別至今已隔三世 不知還能味識老僧否 遇雲惘茫然不知所對 安人以其言異呵去之 既隨嬉如處畢乘輿將出 僧亦隨衆至前 袖出素書一幀授遇雲道 忝在故人無可奉敬 斯冊乃天台之秘旨 歸而習之自有奇驗 遇雲恐爲母見急納袖中 歸齋挑燈閱之 則了無一字 乃炷香再拜 莊坐敬觀 則第一頁卽解五遁之訣也 喜甚秘不示人 如獲至寶 由此讀罷飯餘 輒出肆習頗有所得 偶與隣生相戲 則遇雲忽然直走壁中 倏然不見諸人拍壁而呼 遇雲又似在壁中笑應 而人反自西壁中出矣 諸同學驚以爲神遇雲嘗好剪紙爲人撒豆成馬 馳聘於後園中以娛雙親 有詰其術之所自 則笑而不答 白河西門外有一潭甚深 四圍樹木陰森 潭水清澈見底 游鱗可數 而寒冽之氣威以逼人 雖經旱潦亦無漲涸 偶有牧豎驅牛領於潭邊 而牛輒踏地而死 相傳此潭乃神龍之窟宅 戒勿敢犯 夏日遇雲由高村來城 至戚家看視似玉 乘輿道經潭側 忽有旋風起於輿前 輿夫爲之辟易 遇雲知有異 卽戟手作辟風符 風立止 惟潭中波浪翻騰 湧如壁立 炭々乎平地皆浴成澤國 遇雲乃出輿至潭岸 投以身旁所佩之白玉螭龍 須臾黑雲如墨 出自

潭中 水勢方才少止 黑雲中兩龍并出 天矯入於雲際 一白一黑 互作攫拿憤鬥 之狀 良久工夫 霹靂一聲俄傾俱渺 遏雲所投之玉團龍 仍還手中 遏雲謂觀者道 妖龍此時 雖被逐去 後數年必復前來 欲報今日驅逐之仇 恐爲民害 但有某在彼時雖再前來 諒 彼亦難某之誅戮 衆人俱各拜伏道 惟願相公念在桑梓之誼 存我辟庶則感德非淺矣 自 是遏雲時著靈異以衛各村 一時聲名大噪 哄動了白河全邑 無不奉之如神明 求其符籙以 辟鬼祟 焚香詣門者 相屬於道 縣令某頗講朱程之學 以其惑衆將禁絕之 欲坐遏雲以 妖妄罪 遏雲默會而知慘然吁道 某以一介齋生徒擅黃老之術 以衛鄉里 縣君既不諒我 是不可留矣 適鴻鈞有湖南寶慶之行 遏雲卽隨父前往 事遂寢格 迨至寶慶後 遏雲無 聊偶出消遣 適從準提寺側殿而過 見一老僧蹲廊下曬經 口中喃喃似誦佛經 趨前祝之 卽向日於觀音菴前 所遇贈書之人也 遏雲不勝驚喜趨前進禮道 吾師別來無恙乎 僧瞪 目良久道 汝尙能領會老僧昔日所授者 已甚難得 然願此爲傍門 終非正道 不可久學 今復在此地相遇 正是前緣不淺 汝既具決心 當從靜處作工夫 方不負老僧一片企望之 苦心也 又從袖中出丹書一卷 以授遏雲道 斯乃天台真正之法門 非同凡品 汝但能善 學之 則不難成爲正果 遏雲知是異人 再拜受之 遂稟道 弟子得師之賜厚矣 不敢請問吾

師係是何人 將來道成時 亦好躬往叩謝 那僧點首笑道 汝尙謂有心則儒子可教矣 老僧乃天台宗第三十二代法祖 諦觀禪師是也 偶然游戲人間 得與汝邂逅相遇 緣與汝於三世前卽有師徒之誼 今世遇汝於陝西白河 實非偶然 又見汝根基純厚 是以指汝一條明路 以免墜落 汝但能進尋前因 不忘根本 將來由老僧始終成之 前途無量汝可好自爲之 未必無相見之日 遇雲大喜叩首再欲請問時 諦觀禪師忽失所在 遇雲持歸展閱則內中皆是講求修煉內丹之秘訣 遇雲自此卽獨處一室 不與戚串往還 每日間跌坐蒲團一燈長明 亘夜不寐 暮年似有所得 元靈業已結成嬰兒 可以遂便出入泥丸宮矣 書童白蕭史者乃遇雲幼時伴讀者也 時於門隙中窺公子所爲 每至天明時 則見嬰兒自公子頂中出 嬉笑遊戲 蕭史童心未改 常思乘間攫取以作寶玩 并可誇示於人 一夕蕭史先伏階隙 佈兔網於地 天將拂曉又見嬰兒飛出 蕭史突起網之 復裡數層見嬰兒了無怖意 縱投巨甕中出示同伴 甕將雷啓 嬰兒一躍而出及地卽滅 衆俱駭異請其所自 蕭史無法舉以實告 鴻鈞與衆大驚 急奔至靜室中 排闥而入 視遇雲時 早已氣絕體僵玉筋下垂矣 已示寂於蒲團上 鴻鈞大哭痛詈蕭史 衆議欲以蕭史相抵 待覓蕭史時早已遠揚無踪矣 鴻鈞哭泣欲死親友惶噪 將擬舉葬 老僧忽至 謂鴻鈞道令郎 斯乃尸解 請勿用棺殮

可盛之於鐘中 暫置於準提菩薩座下 三十年後當復活 鴻鈞恐駭物議 堅拒未允 老僧請之益力 過雲之尸本盤膝危坐 衆欲舉之使直 奈竭盡諸人之力 不能舉動分毫 鴻鈞不得已 始從老僧之請 昇寄寺中 方過雲之入定也 凝神斂氣 遊於太虛寂滅之境 忽觀紅日上升 彩霞滿天 正在向空舞蹈參拜 突有人自後推之 遂墜於深潭之中 驚定開眸自視手足頓小 自身已爲嬰兒矣 知入輪迴 亦不復懼 但默念靜養之功 終日不食亦不飢 稍長入塾 聰悟絕倫 迥異常兒 六七歲時已有神童之譽 因前自名王連於十三歲應秋試作榜元 名譟蜚聲 朝士爭相結識 十六歲擢南宮登詞林 世家巨族爭求婚焉 俱笑辭之 逾年徵館授編修 不數歲王連卽洊升御史 立朝以風節自勵 彈劾不避權貴 羣稱爲骨鯁之臣 嘗一日劾三督 建議嘉之 立予罷斥 於是當軸爲之側目 旋本旨出爲江蘇學政 路經太湖風濤大作 湖中忽現一黑龍 夾舟而飛 官船幾覆舟子戰栗無人色 王連情知是白河潭中 逃走之孽龍欲復前仇 急出匣中劍 擲之波心則黑龍 俯首曳尾而逝 蓋王連雖經隔世 而其術益復神也 在任三年所拔取者 多是知名之士 江淮文風爲之一變 一日忽憶前生父母 擬以回京時迂道陝西白河一省視之 因於隨行幕友戚小玉商之 待至話及前生之事 小玉忽伏地大痛 掖而詰之 則小玉乃過雲表兄似玉之今嗣也 童時

居白河常聽乃父道及過雲之事。不料王公卽是表叔之後身。說破從前之夢。叔侄間更爲親密。當時計議已決。水陸舟車併進。數日間已至白河。當由地方官恭迎入行轅。敬謹侍候。卽由小玉示意於縣令。派人至高村運宅稟明一切。時小玉之父戚公。聞此千古未有之奇事。忝在至戚。亦具冠裳來見。表兄弟見面之時。似玉已竟皓首白髯。皤然老翁矣。而過雲轉輒三十年。其面龐依稀如昔日。中表相見各說從前。不覺悲喜交集。似玉父子當卽傳集人役轎馬。倍着王運卽直奔高村而來。此時哄動了全城。誰不要見識見識。這位三十年前逐龍除害的運過雲。有那好奇樂勝的紳士們。三三五五俱都隨於轎後。大家蜂逐雲屯的。直奔高村。王運尙依稀記得自己的家門。早由小玉飛報入內。此時鴻鈞夫婦年紀俱登八十上壽。聞得過雲果於三十年歸來。方信當日老僧所說非假。老夫妻自然是歡喜勿限。過雲胞兄過良此時已交半百。聞得兄弟劫後居官歸來。手足情重更是喜笑滿面。早已帶領着子孫輩。迎了出來。王運見了兄長。自有一番悲痛。卽將王運讓至中堂。見過了父母。大家喜極而悲。痛哭了一陣。過雲見過了父母。俱都是白髮蒼蒼。回想前景恍如夢寐。又見過了嫂嫂。侄男女諸孫輩。過雲好不歡喜。在家小住數日。卽稟過了父母。上去辭官。欲至湖南寶慶府。準提寺返本還原。仍擬繼續修行。鴻鈞夫妻雖不願意兒子辭官續修。

但是貪着兒子返回原體 此時未便阻攔 一俟到湖南歸真之後 再爲設法解勸罷 鴻鈞因爲年邁不便跟隨 卽命成家父子與馮良等諸人 隨之前往以便照拂一切 又從家中多帶金銀 爲臨時的使費 遇寒卽辭了父母嫂嫂 卽同大家起身 早有地方官於村北涼水河備下了五十大官船 這些村人老少男女誰不願意前來參觀參觀 恰好就遇這個妖女 微生嫺的三弟子 夜度良宵杜蘭馥趕到此處 於雲中見了高村這些男女村民 情知有事 待至收了劍雲 問明了老者 知是運遇寒是數世修行的真身 若能設法將他的前身 盜回崑尤山與谷師叔 作個軀殼豈不勝似普通的凡體嗎 蘭馥打聽明白遂卽辭謝了老者 卽急急的退到無人之處 駕起劍光飛奔湖南而來 那老者自願宣佈了村中的奇聞 那知道担悞了過雲遲了一甲子的大道 這也是天數該當 非人力所能挽回之事 不表遇雲一衆分乘五隻官船 浩蕩蕩直奔湖南 單表那夜度良宵杜蘭馥 心急似箭緊催劍雲 那消半日的工夫 早已來至湖南寶慶府 找個僻靜地方 收劍降落 卽用隱形術避去了身形 暗暗的進了府城 找到準提寺 卽走了進來 可笑那些凡僧俗子 誰能看見有女賊進了寺中 一個個仍然裝模作樣 作着法事 蘭馥看了心中暗暗好笑 辦這種事是不能在人前打聽的 遂卽到各處尋找起來 果然於大雄寶殿佛座之下 發見一隻大龜 裏面似乎端坐一個人 當然是無

有第二份了。蘭馥輕輕走至近前，留神觀看。但見龕中之人，年紀不到二旬，面白如玉，大耳垂輪，眉分八彩，目如春星，可是閉着呢？鼻如玉柱，口似塗硃，天生的福像，乃是一位文生的打扮。蘭馥用手摸了摸，這雲遺體，則膚革尚溫，顏色如生。那裏像三十年前的腐尸呢？這全是數世純陽之氣保持，以致如此。蘭馥大喜，仍將帘幕掩好，自己縱有隱形之術，也無有大庭廣衆，目招彰的地方。作這個事的，蘭馥准知道王連他等乘坐官船，按站而行。半月也來不到湖南，等到晚間再爲動手不遲。蘭馥想好了主意，並不出準提寺，自在藏經樓上暫爲休息。直候到天交三鼓，寺中一切執事人等，全都睡熟。蘭馥方才出了藏經樓，直奔大雄寶殿而來，不敢由前殿門進去，僅可遠到寶殿後面。由後便門潛足而進，到了過雲遺體附近，用手揭起帳幕，披在兩傍，再看過雲遺體上面，隱々含籠着一片白光。二目微合，似露兩道光華。蘭馥暗暗點頭，就知道此人，生前的工夫原是不錯。蘭馥只得跪在過雲前，通了誠，祝讚了一番道：「前輩仙人在上，弟子杜蘭馥，因奉師長之命，來此奉請仙體，以爲谷師叔的廬舍。谷師叔也是一位古代的真仙，徒因肉體腐化，不堪再用，故此來借仙骸，還請前輩尊仙，勿怪爲盼。祝告已畢，站起身形，走至龕前，欲要先將過雲遺體扶出來，不料那過雲遺體，卽如泰山的一般重法，任憑蘭馥用什麼樣的大力法，五丁法也休想

動移分毫 蘭馥大驚連忙圍看坐蒲想了想 也不見有什麼埋伏 與各派中的封鎖禁法 蘭馥想了想忽然醒悟暗道 呸 吾這是糊塗極了 這明明是此人元靈不能歸舍 圓寂後爲別人用的 大力金剛的禁法 在此守尸 這有何難 蘭馥忙將頭顱一搖 秀髮就披拂下來 體一抖渾身的衣服全都落下 如同蛇退皮相似 一絲兒不掛 雙手扶地兩條腿就飄了起來 就在過堂坐蒲之前 她就行起來 色身四種變壞大法 以手代足 來回緊走口中喃喃誦着魔咒 頓見蘭馥體上發出來 青 黃 赤 白 四色的彩烟 溢出逾濃 轉眼之間 卽同一片彩雲相似 步步逼進過雲身傍 遺體上所現的白光 似覺不敵的樣子 便徐徐的退了下去 原來那尸體上的白光 正是當年過雲坐化時 經諦觀禪師的建議 用木龕裝殮過雲遺體 送至準提寺內寄存之後 諦觀禪師就預先防到今日了 待至諸人走後 自己夜入寶殿之中 用的是大力金剛守尸法 一則遺體得有佛法保護 雖千百年不至腐化 二則免得爲邪魔外道覬覦遺體 前來偷盜 誰知不出諦觀禪師所料 仍被這個妖女杜蘭馥用法盜去 這也是天數難違 蘭馥用色身四種變壞法 破退了大力金剛禁法 心中大喜 急忙穿好了衣裳 這回輕輕的就將過雲遺體扶了出來 卽用龕上的飄帶 與佛前的帳子 先將遺體裹好 然後又用蛟筋絲綁好 負於背後 又照樣將龕帘掩好 這才出了大雄寶殿後殿

門對上了格扇 幸喜左右無人 蘭馥雙足一踉 駕起劍雲破空而去 不表妖女得尸逃回蚩尤山 單說那王連一行衆人 坐了船隻星夜往湖南進發 到了第三日夜間 王連就覺着有些發寒噤 後來逾冷逾甚 簡直的一點兒也碍不住了 只冷的牙齒亂抖 渾身的皮膚寒粟子起多高 王連終是轉劫一次 精神上不像前生那樣的靈敏了 王連向來不知道 什麼叫作有病生災 這一回還是生平初次呢 自己雖然知道必有意外之事 本要靜心滌慮內觀禍福 無奈怎樣的竭力反省 也不能再似以前那樣靈捷了 慌張了隨行的幾位親近人 如邊良似玉父子等 幫着張羅一夜 大家何曾歇息 一直亂到天光將明 王連方才漸漸的安頓了 沉沉睡去直到已正一覺醒來 其疾若失 大家自然歡喜無限 書中暗表這一夜正是夜度良宵 杜蘭馥 到準提寺盜屍之時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船行多日這一日方才到了 湖南寶慶府 早有地方官前來迎接 預備公館 王連大家入了行轅 卽命地方官打掃準提寺 定於明日前去降香 地方官去後 王連卽傳進來邊良與戚家父子 命他等暗暗的預備衣衾棺槨 以備明日返本之後 好成殮王連的屍體 一面作好了在寶慶猝疾身故的進呈表章 寫好了稟告王宅父母的遺書 大家領命暗暗分頭去辦 諸事妥貼回來覆命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天光已亮 大家起來梳洗侍飯吃喝已畢 天已不早了 閣城的文武官員 都在轅門外侍

候學台大人到準提寺拈香 王連帶領親隨人役 出了公館乘坐大轎 前護後擁直奔準提寺而來 閻寺的僧衆於昨日就得了信了 一個個披着法服袈裟 敲着各樣的法器 香烟繚繞 就將學台大人接進準提寺中 王運到了準提寺 當然先到各佛殿中拈香 拈香已畢即由知客僧人 領進靜室之中休息 稍進茶點 王運即命人將本寺的方丈志淨 找了進來秘地裡 就將自己這次來意說了一遍 志淨當然歡喜讚成 遂命親近的弟子 前去打掃大雄寶殿 王連這裏即命兄長與戚家父子 在旁侍候 又到沐浴室洗了一回 換好了衣冠齊楚 等候志淨一報即時還真返璞 誰知候了許久的工夫 也不見方丈前來回話 眼看着已交午正 王運實心等的不得煩了 遂命表侄小玉 前去尋覓 少時與方丈志淨一同進來 志淨顫抖抖的 匍匐跪在地上 雙眼急的痛淚交流 哭々啼啼跪在那裏 連聲請死 王運託疑道 老師父這是何說呢 有什麼傷心之處 只管明言何必如此呢 志淨叩頭道 老僧半月前是你老人家 進寺三十年的紀念日 那時老僧還率領衆徒弟們 前往大雄寶殿後面 到寶龕近前揭起了幃帳 還瞻仰了一回金容 但見白光罩體 顏色如生 老僧與衆弟子 當時還贊叫一回 深慚吾等不如 今天大人親自前來 說明一切 老僧即命他等前去收拾 還恐他們諸事不潔 故此老僧親自前去 監視一切 不料老僧到在那裏 他們大家正在那裡

發愁呢 據云大人的前生玉體 忽然不見 老僧聞言不勝驚駭 迨至親身到了近前查看 何嘗不是呢 可吁那裡還有分毫呢 遂即急命衆徒各處 都尋找遍了 那裏會有一點兒影 水呢 這位大人前去呼喚 老僧只得前來請死 說罷連連向上叩首請死 王蓮聞言不啻冷 响灌頂 滾油煎心一樣 長吁了一聲道 這也是生前的餘孽未盡 不該吾成了大道 可惜 吾數世苦修 貞童純陽之體 一旦爲妖人窃去 上蒼不諒還以爲吾有意皈依外魔 但此事 已至此 好在真像尙未大露 遂命志淨起去 務要守口如瓶 千萬勿爲外人知道 有碍官 箴 志淨遂即稱謝站起 王蓮卽命將所帶來的 棺槨衣衾 俱都施給準提寺中 又捨了二 十兩銀子香資 這才起身回了公館 地方官那裏知道這些個事情 王蓮也無心再在湖南逗 遛了 勉強歇了三日 就打發胞兄遇良 回白河稟報父母 自己卽與戚氏父子 由湖南寶 慶起身 回轉京城去了 到後來王蓮到京辭了官職 卽隻身一人去到天台山 去找諦觀禪 師未遇 見着了普化真君蔡雲章 認爲師兄弟 後文三宗掃滅九黎 就是報今日之仇 運 遇雲身前身後之事 至此暫告一段落 單表那夜度良宵杜蘭馥 由寧慶準提寺盜去了運遇 雲的遺體 飛回了苦飄嶺尤山共工峒 到了九頂鐵雲宮 見過了師父 寒夏娃素女煉形仙 子微生嫻 稟明了自己經過之事 微生嫻看過了遇雲屍體 確是數世的童身 方面大耳福

澤非凡 如能得到這樣的軀殼 真是無限際遇 心中好生替谷辰歡喜 又着實的嘉獎了蘭
蕙幾句 命她前去水晶殿去請谷辰的元靈前來 蘭蕙領命去訖 此時陰陽女潘雲鳳 奇形
女夏香蘭等 俱都回來 只見玉面狐狸符良閏回來 工夫不大只見三品嬌魔道長吳立
懷中保護着太陰爐形祖師谷辰的元靈 一同前來 吳立見過了師伯九黎派主微生嫻 微生
嫻遂命雲鳳到後洞 取了來千里返魂草來 先與谷辰說明原委 又命人將遏雲遺體 扶在了
石塌之上坐好 微生嫻親自動手 來至面前 用金贊分開了遏雲的髮際 在泥丸宮處分成
了十字 微生嫻雙手疊訣 口中念念有詞 一張櫻口就見一道銀光 粗如線香 噴了出來
直奔遏雲遺屍口中飛進 此乃是微生嫻千餘年腹中所煉的 三昧真火先將遏雲 遍身的
經絡骨節 上下九竅腹中的三關十二重樓 逐次穿通 接續好了陰陽之氣 工夫不大只見
遏雲已有了吸呼之氣 微生嫻安排已定 手中仍捏定真武訣 以鎮不潔惡味 又命三弟子
吳立等 各將劍光放起 遮住了遏雲的泥丸宮 然後用返魂仙草 一領谷辰的元靈 只草
與見吳立懷中 刺的聲音飛出來一道黃光 起再了空中 微生嫻口中念動歸魂咒 用手中仙
又一領谷辰那道黃光 刷的聲音落將下來 卽鑽入遏雲的泥丸宮中去了 微生嫻又在遏雲
頭上書了一道 太上敕令的靈符 將泥丸宮封住 諸事已畢大家才收了劍光 俱在兩傍侍

立 雅鶴無聲 又將谷辰放到石塌之上 候他甦醒甦醒 再爲呼喚未遲 此時谷辰借體還陽 反到無知無識 暈々沉沉睡了過去 直睡了一夜 次日天將黎明 方才明白過來 頭部仍然劈痛 四肢尙覺不仁 微生嫻遂命吳立潘雲鳳 左右摻扶了谷辰 在殿前來往活動活動 過了長牌時刻 谷辰方才恢復了自由 自己攬鏡自照 自從唐末以來 經過了三世轉劫 也未得了這種好模樣的軀體 心中這一番的高興 非同小可 遂卽來到師兄的面前 叩謝了照拂的宏恩 又與杜蘭馥行過了禮 謝過代尋軀殼之德 從此後邊雲的肉體 卽是妖尸谷辰的軀骸了 谷辰新近得了這一對極品的盧舍 這一番高興 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待至法術熟悉之後 爲報仇的心急 卽遵着微生嫻的主意 與吳立分別起身 谷辰去依還嶺見玉娘子崔盈 吳立去雪山入反峯見七指神魔公孫巧 八反峯七指神魔允助谷辰之事 已見於前卷茲不再敘 惟那大陰煉形祖師谷辰 初得人身好不幸頭 又得微生派主分贈了許多的異寶飛劍 雖不如以前自己經手煉的各寶 應用自如 然皆是九黎派中利害之品 谷辰卽由崑崙山共工岩 九頂鉄雲宮起身 禦飛劍破空而起 直奔依還嶺而來 依還嶺本離帶疆不遠 那消頓飯之工 早已飛到 原來依還嶺以嶺名 然其高峻險要 不減內地名山 東連雲霧山 卽白眉禪師修真之所 西接白雲山 南通曹渡河起伏綿亘數百里 北近

圖雲關 中爲依還嶺 統爲苗嶺山之支脉 辟峯林立 聳峙雲霄 或如猗予刺天 或如烽燧屹立 雖爲名山支脉 大都平地突起 童然不毛 無美熊足迹 較之東雲雲山 西白雲山 天然麗景 實有天壤之別 且四外有惡潭環繞 人獸難渡 有明之時陳大史應和 曾有依還嶺記一篇 茲錄於後

貴州之外衛曰普定(今改爲普安)者 卽古之羅甸國也 衛之南 百里曰圖雲關 出關又南行數十里 有巨山曰依還嶺焉 崇山峻嶺 環壘盤據 遠而望之若無罅可入 行漸近 則見巨石橫列如屏 屏以後一墳隆起 高約千丈 四外環以千句 夢水名曰絕澗 依還嶺則在其中矣 據古老云 嶺之巔有無形之水 可聞聲而不可見 名曰幻波池 云 又云池下有福地 卽牟珠洞也 芳草掩蔽洞口 俗夫乃不可及 洞之內 地平如砥 且曠可容千餘人 上有潭水飛流下陷如巨大之水晶柱 直落千丈 疑卽是幻波池也 潭水下注 淙淙有聲 直通嶺底 不舍晝夜 水由山底而出 卽歸於絕澗 直入普川 匯如巨津 進澗約行百步 陰暗晦冥 如入鬼域 遂列炬前導 未及里許 則朗然如晝 心目爲之一豁 仰而觀之 則西有一大窾 其圓如鏡 日光穿射 閃爍異常 常有洞分之爲五 各以紅黃白黑別之 諸色咸備 概天然之方向也 居人稱之曰五行仙

府 蓋以紅爲南 黑爲北也 兼以洞分四時 以紅爲春 黃爲夏 白者屬秋 黑者屬冬也 然以意測之 日光正射故紅 紅之相對故黃 近紅者光減而爲白 其幽邃者光阻而黑焉 特隨日之斜正遠近 而色因以變遷 理或然也 洞高十餘丈 而廣則倍之 其西南隅最高處 一石直立 若觀音佛 手提藍形 故名之云魚藍觀音峯 東南一白石甚小 若鸚鵡延頸伸喙然者 因西南觀音峯而得名曰 白鸚哥崖 雖巧工增塑 亦莫能過之也 東北有石蓮花 形態種々 五光十色 美成天然 曰石蓮台也 西北特出一石柱 龍鱗櫛比 人稱之爲石龍 要之石髓淋漓 積久所致者 下有石池 溝畦封植 宛若田制 以其在石龍之下 故又稱之爲龍田云 欲再深而求之 則罡風颭々 火炬不燃 諒必另有奇景 惜乎未得其窮 良用憫惻 是必古之仙人遺留之勝境也 若以嶺外取之 則失之福地云耳

據陳公會躬遊此地 依還嶺實爲仙源之佳境 亦七十二洞天之一也 谷辰初至依還嶺 謁盡日力尋覓幻波池 亦不見在何處 乃尊微生師兄所指之處 騰身而上巔頂 但見古木千章 芳草如帶 依身瞰視 方於叢草之中 發見水之微光 按劍下落 撥草視之不覺大喜 只見萬泉齊射中央 下注成爲水柱 數十丈下方是穴底 谷辰暗道這必是幻波池了 不

管牠好歹 卽按劍飛落於底 下面除有中央一根巨大的水柱外 其餘四外均是白石鋪成 天然如數敵的大耳環狀 并無接筈痕跡 四面石壁上明顯着 五座大洞門 分爲五色以爲方向 谷辰卽有正南紅洞門而來 谷辰知道這是依還神姑的聖境 那敢無禮 卽遵着微生嫻所囑 連忙對着洞門跪倒 暗夕通誠拜了八拜 那石門果然 徐夕的往左石退去 讓出來一道隙縫來 忽見門內青光一閃 飛出來一道光華 現出來一位如花似玉的絕色道姑來 但只見

七星金冠光燦燦 穿羽裳白鶴朝雲 絲絲懸水火 渾身燦光生 五遁三除無比賽 謁藏萬象色成 自幼拜師成大道 只因盜寶應劫 如今災滿要揚名 要與峨嵋賭勝 谷辰還以爲是依還神姑顯聖 嚇的他剛要禦劍逃走 只見那道姑向他一招手兒 谷辰這才放心 并不是神姑必是玉娘子崖盈無疑了 谷辰大喜 見玉娘子早已一道青光 飛出了幻波池外 谷辰也遂着上去 二人一同飛過石梁 到在絕澗岸上才找了一塊大石座下 谷辰這才問道 道友可是家師兄微生嫻所說的 玉娘子崔道友嗎 道姑點點頭含笑 道 不錯 正是妹子道兄何人但不知是 微生賢姐的何人呢 谷辰答道弟名谷辰 乃是微生嫻的同堂師兄弟 玉娘子驚道 啊 莫非道友就是那位 太陰煉形祖師嗎 谷辰笑道正是小弟 崔盈聞言

復又上下打量谷辰一番道：「妹子在未感以前，聞人傳說道兄的法體，不似這樣的文弱，莫非聽聞的不確嗎？」谷辰笑道：「內中有個緣故，就將兩次轉，俱都喪在峨嵋之手，故此小弟與峨嵋結成了深仇。家師兄方才指出來道友，前來親自懇求出世幫忙等情，從頭自尾，詳々細々の說了一遍。」

第二回

神駝韓砧西海雙叉目公孫巧評演鬼風島
谷辰神魔雪山初盜寶齊真人防護聚寶峯

詩曰

玉鈞鸞桂調鸚鵡

宛轉留春語

雲屏冷落畫堂空

薄晚春寒

無奈落花風

寒簾燕子雙飛去

拂鏡塵鸞舞

不知今夜月眉彎

誰佩同心雙結

依闌杆

玉娘子崔盈聽罷

這才如夢方醒道

前月間令師兄微生嫻

曾親身來此說明一切

彼時妹子也因峨眉派的

一個高大的和尚

叫什麼通孽神猿李翠

與兩個女孩子

於去歲間

曾來此處

不知他用何法

竟自進了牟珠洞

那兩個女孩子

被妹子遺體嚇退

恰好同時又

來了兩個

西海異派的妖仙

希望前來盜取神姑的遺寶

承他兩個破除了西洞的聖姑封禁

妹子才敢元神入了軀殼

可恨那和尚與兩個女孩子

在洞中逗遛五日

臨走時又將神姑

的秘寶

十二粒毒龍丸盜去了六粒

又將洞中原植的十二種靈藥採出

因他等這種盜跋的

行爲 妹子肉體失去了靈藥涵養 常受陰風刺骨之苦 妹子無奈只可用法術 灌漑靈藥之根 使其速長 在這一年的工夫 靈藥已竟發芽 非至數年後 才能長成 方能借靈藥之力 脫此浩劫 將將足了二甲子 雖是天定之數 但是那和尚不竊去靈藥 妹子豈能多受陰風之苦呢 爲此之緣故妹子非報此仇不可 不想微生師姐 保守信用特命道兄來此相約 惟因靈藥之故 妹子尚須數年 方能脫離此災 如果道兄不能碍等時 亦可先行前去 不知道兄以爲如何呢 谷辰道這個到不用忙在一時 小弟的一切手續 及應用的法寶 尚須祭煉 况且迎有雪山人反峯 七指神魔公孫巧 也在被邀之例 小弟也命小徒吳立 前往雪山約會與他去了 崔盈道原來如此 那就再巧的摩有了 如此小妹就不便請道兄 入牢珠洞了 因爲妹子在這洞裏受罪 不是自己的洞府 况有神姑的禁法利害 一時粗心則危機立至 還望吾兄原諒 等候妹子熟數已滿 立即前往蚩尤山相會 谷辰道如此最好 那麼小弟就此告別了 崔盈點頭道了聲慢待 一道青光起處 早已不見 谷辰目的已辦圓滿 也就駕劍飛回蚩尤山 到了九頂跌雲宮 見過了微生派主 稟明一切 玉娘子已允帮忙 賽夏娃大喜 恰好姦魔道長吳立 也由雪山回來 報告一切 暫時不能前來 谷辰道正個到不妨 正好借此機會 你我師徒預備一切的法寶 以爲臨期應用 吳立應允 從

此後谷辰與吳立 卽在鍊雲宮日夜趕緊準備 轉眼間已到次年夏間 玉面狐狸符良闈 帶了小蠟虎楊成志 由江西新城縣西坪回來 見過了師父 稟過了自己經過之事 微生嫻聞言只氣得 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手指着良闈道 好一個不識羞恥的東西 你看你三師姐去了不幾日的工夫 居然得來一具好廬舍 你這孽畜去了二年之久 害殺了孫家兩條性命 又不稟明爲師在外面 擅自招了一個叛教之徒 還規顏帶他前來 無故的又與爲師樹了一處強敵 想那孫南既是髯仙李元化的門人 并非等閒之輩 你這冤家胆敢用狡計 殺害他的嫂侄 孫南豈肯與爲師善罷干休幾句話只罵的符良闈 匍匐在地那敢分辯一句 微生嫻又指着楊成志道 你這人也好無道理 旣在雪山派 汝師凌渾待汝有何虧負之處 孫南一片好心 將你讓至家中 你這孽畜還要謀殺他的侄婦 良闈一切不法行爲 都是你這叛師賣友的畜牲慫恿的 你們兩個旣然前來 就休想活命 若不將汝等化爲飛灰 將來別派開知 豈不嫻笑於吾 說着就要拉碧柔劍 只嚇的符楊二人抖衣而戰 面白如紙 蘭靨念在同門之情 忙與潘夏二人遞個顏色 自己忙到水晶殿去請谷辰 潘夏二女連忙跪倒稟道 恩師在上四師妹 雖然一時糊塗 還念她素日并無大過 恩師何不思寬一線 念其初犯 這位楊道友旣已與四師妹 結爲夫妻 木已成舟 又是逃亡而來 恩師誅之雖正 恐怕將來傳

出去誅降殺服的名兒 將來再欲皈依吾門者 卽以楊道友爲前車之鑒 俱都要裹足不前了
嗎 恰好谷辰得了信 也卽前來講情 微生嫻怒氣方才稍息 遂卽嚇退了符楊二人 谷辰
卽將楊成志帶到水晶殿 詰問峨嵋與雪山派的近況 楊成志念谷辰 方才對自己有救命之
恩 盡其所知 就將雪山派與峨嵋凝碧仙府 因爲天下各派 犯了第三期的殺劫 峨嵋與青
螺二派的弟子俱都 出去作外功 以挽劫運呢 現在峨嵋青螺兩處 俱都空虛了 師叔欲
要前往報仇 這幾年正是時候了 谷辰大喜遂卽命小螭虎楊成志 拜在了自己門下爲徒
楊成志從此便算皈依魔派 終日與師父師兄 在一處祭煉法寶 平空理又得一個艷妻 真
是意滿心足 服夕貼夕的住在了崑尤山 又過了幾個年頭兒 依還嶺與八反峯 兩處均不
見到來 谷辰甚爲着急 遂命弟子吳立 仍去八反峯催促七指神魔 急速前來 吳立領命
到了雪山 正赶上余英男携同袁星佛奴 去取南明離火劍 神鵬恐怕石印得而復失 首先
抱回凝碧仙府去了 七指神魔公孫巧 可盼到今天了 遂卽協同吳立 施展妖法攻穿了地
竅 英男明娘 齊霞兒等若不是金老老 趕到相救時 雖然不至殞命轉劫 也要被八反峯
壓到地竅之中 二妖攻倒了八反峯 卽駕遁光直奔崑尤山而來 遁光迅速瞬息千里 不到
半日工夫 早已飛過了一線橋 十八盤三十六轉灣 吳立手拍白楊到了二十一掌 忽然眼

前飛起了一道光華 白楊樹不見清溪已無 平空裏閃出來 一座巨大的高峯 上分九頂
遠看如同一朶石蓮相彷彿 下面就是鈇雲宮的洞門 七指神魔公孫巧見此光景 心中暗稱奇
遂與吳立一同入內 太陰煉形祖師谷辰 聽說七指神魔公孫巧 業已來至鈇雲宮 谷辰聞報
如同得了活寶貝 一樣的歡喜 來不及的更換冠 遂急與師兄賽夏娃微生嫻 迎了出來見

吳立倍進一位 身體高大的怪人來 形容醜惡 好不怕人 但見他

髮似硃砂面如辰 金睛滄慕冒兇光 頭頂咒形飄紅髮 翻鼻露孔 兩腮窪 血盆巨口
噴火焰 上下斜生利刃牙 大紅披肩生烈焰 虎皮掩臍現紫花 半截短褲油綠色 赤
足雙登多耳麻 渾身黃毛金光現 青筋暴露淨疙疸 腰掛胡蘆背攢劍 法寶囊中噴紫
霞 手執妖旛生雲霧 飛過高山越海涯 本是古尸得大道 打開八反見靈芽 雖然不
是神仙品 人人身上都有他

谷辰心中暗道 當年在莽蒼山未轉劫時 某家也不像他這等兇惡 看他這樣的兇壯 必然
是道法淵深 那敢輕視人家 趕緊的與微生嫻上前見禮 彼此免不了說些仰慕的客套 遂
即讓進了鈇雲宮正殿 大家落坐 談論各人的應運轉劫 過去未來之事 滄海桑田無限的
浩吁 公孫巧又問道 某聞吳道友說過 不是還有依返嶺幻波池下牟珠洞內 避劫的玉

娘子崔盈嗎 怎麼還不見到來呢 谷辰道正是呢 前者小弟也曾親去那裡一次 也曾見過崔道友 據云靈藥已被雲霧山李寧 帶領兩個女孩兒採去 僅存根芽 崔道友說再需數年之功 靈藥便可長成 崔道友即便前來 現在已經到了所定之期 如何還不見到來 實在令人不解 小弟見她時 她因李寧與兩個峨嵋派的女孩子 盜去神姑的六粒毒龍丸 并十二種靈藥 致她失了靈藥的保護之力 坐受陰風之苦 因為欲報此仇 都是爲個人之事 豈能不來呢 小弟恐怕又出了什麼意外之變了罷 神魔笑道崔盈與道友 所說的話就止於此嗎 谷辰道疑道 斯時崔道友因爲在牟珠洞避難 未便多談 所說與峨嵋結仇之題目 就是這件事了 其餘的實未聽她說過 微生嫻插言道 公孫道友既然如此說法 諒必有故 莫非道友還與玉娘子 有什麼灰葛嗎 公孫巧點了點頭 面現悲戚之色 長吁了一聲道 小弟不但與玉娘子有灰葛 還是最親的骨肉至親呢 提起他來另有一段傷心歷史 她與峨嵋本支 到離什麼大仇 她所最切齒的仇人就是現在塵世上 最負盛名的散仙 神駝乙休一人 微生嫻與谷辰 俱都大驚道 這是何說呢 弟等實在是不明內中的真像 還望道兄明白告我 以開茅塞如何 神魔慘然道 并非某家客於言語 如果提起此事 實傷我心 某乃陝西延安府鴉鵲山下徐家溝的人氏 家父單諱一個燕字 曾於有唐天寶年間 出仕

爲銀青光祿大夫 家父幼時家貧 清貧 於弱冠時貧不能讀 乃遊學於甘陝各省 徐家溝富翁徐太公 卽某之外祖也 垂青於家父 坐以招贅 家母聞名青娘 於未嫁時卽深明劍術 爲鴉鴿山盤龍洞屠龍嫫媧 得意弟子 本欲了角終身以成正果 因無兄弟迫于父命 于歸於先父 後來先父身死 亡年未到四旬 那時某僅十三歲 大妹德淑年方十齡 次妹令淑僅八齡耳 先父死後先母 乃携余兄妹 仍回延安徐家溝母家 撫育吾等三人 先母於吾等讀書之餘 益授以道術 又引吾等到鴉鴿山 去見師祖母屠龍嫫媧 師祖母深愛二妹 卽將德淑令淑留居於盤龍洞 期時余已拜在了雲岩九曲洞 湖方老人鄧天會爲師 後來二妹道法學成 奉先母命長妹德淑 于歸於西海鬼鳳島 韓文棟爲室 二妹令淑于歸於涼舟青山堡崔璠爲室 二妹丈崔璠乃是一位文秀才 家資巨富 卽是現在的玉娘子崔盈之父 大妹丈韓文棟亦是修道之士 後來道成時人稱爲澎湖皓叟 以其少年白髮故也 他夫妻生了二男一女 長男韓誥 次男韓砥 女兒韓估 卽是那個喪盡天良的 神駝乙休的妻子 人稱爲半清仙子 直到南宋初年 大妹丈與德淑 與二妹令淑修道方成 斯時崔璠已死 可恨那玉娘子崔盈 不知她什麼時候 拜在了異派的妖人披頭姑黎光的門下 學了些妖術邪法 去到鬼鳳島韓家 前去勸誘 以致韓氏全家俱都皈依於披頭派 後來韓估甥女知

曉時 已覺晚了 只好由他們將西海鬼鳳島 讓給黎光成立披頭派 砧兒一怒出了家鄉 雲遊各省訪道求師 才與那狠心人乙休成爲夫婦 後來乙休與韓砧新婚燕爾 伉儷之情甚篤 卽與乙休回到西海鬼鳳島 去拜謁岳父母 與閤家眷屬 既至到了西海 文棟夫妻父子 看見了這位嬌婿 神通廣大 道力無窮 自然是歡喜不盡了 又引了乙休見過了披頭派主黎光 那黎光只知道乙休 素日名譽很大 卽背地裏命文棟夫妻 也將乙休勸服披頭派 如若乙休執意不從時 可以用法術將乙休夫妻害死 以免後患 文棟夫妻不合一時糊塗 卽遵照黎光的主意 勸他夫妻皈降 砧兒原先就因爲不願投入異派 氣走的現在同了夫婿前來 當然更不贊成了 言語拒絕砧兒就以爲無事了罷 不料她的父母兄弟 受了黎光的鼓惑 立時就羞惱變成怒 於是夜間卽用披頭派 最利害的妖法 要將乙休夫妻 置於死地 可是他居家那裏是 他夫妻的對手 韓砧碍於雙親骨肉 尙未反應 那狠心的乙休 性如烈火 那裏管他這些 便一頓飛劍 先將韓氏兄弟與一家男女小孩 家人僕婦等 二十餘口全都殺死 文棟夫妻與令淑見此光景 那裡忍得下去 便各將飛劍放起 與乙休拚命 韓砧恐怕乙休 傷了她的父母 一面哭勸乙休 一面帮着父母 用劍支持 好狠的乙休 錯怪了韓砧以爲她當時變心 與她父母合爲一黨 又是一頓亂劍 就將文棟夫

妻 二妹令淑等 全都殺死！就是他妻韓砧 均在被殺之例 乙休殺了韓氏滿門 又用三昧火燒了他的宅院 方才出了西海鬼鳳島 僅有玉娘子崔盈 在黍光那裏未遭於難 次後崔盈知道 姨母居家死於神駝乙休之手 遂即在披頭派主黎光面前 哭泣嚎啕 非約束師父給韓氏一家報仇不可 勿論崔盈怎樣的哭求 黎光那裡敢找乙休去呢 後來崔盈哭求幾次無效 心中一念 以爲姨母閹家被難 都是自己的引誘 若不是勸他入披頭派 那裏會有這場非災橫禍呢 到了此時黎光又不肯出力 自己一觀氣 即在文棟居家靈位前 發下了重誓 自己破出這條性命不要 也非找乙休去不可 崔盈又知道自己的道力 決不是乙休的對手 因爲常聽師父說過 雲南依還嶺幻波池下牟珠洞 乃是依還聖姑成道飛升之所 那裡有依還聖姑留的遺寶甚多 最利害的無如十二粒毒龍丸 無論什麼代羅金仙 各派的劍仙 只冀遇見了毒龍丸 打在身上立刻就全身 化如膿血而亡 就是修道之人的元靈 都不用想幸免 崔盈一心念着報仇 那裏管的什麼利害呢 一鼓勇氣 前去依還嶺去盜毒龍丹 不幸即觸動了聖姑的埋伏 致被陰雷所殛 此即前明萬曆十九年春間事也 斯時余正爲達摩降伏於雪山 在八反峯下受困 後來之事余便不知詳細 今崔盈罪難將滿 想必毒龍丹到手 幸余災難又復脫離 如果得賢昆仲帮忙一切 與舍甥女崔盈 咱們三處合成

一體 誓必掃平了峨嵋 碎割了神駝乙休 那時方出某家這口怨氣 微生嫻與谷辰聽罷大喜道 原來道友與玉娘子 還是肉骨至戚 又與峨嵋乙休等有這波折 那是最好的了 愚兄弟情願效力前驅 倘有使令誓不退後 神魔又道 某家却前所煉的法寶 都於雪山法門達摩時 損失道盡 現在空有滿腹的道法 并無應用的法寶飛劍 一旦遇事 恐要制肘 微生嫻道 這有何難 小宮寶藏庫中各樣的法寶甚多 道友如不棄嫌 何妨撰擇幾件 暫爲防身之具 不知道友以爲如何 公孫巧笑道 難得賢昆仲如此多情 但是某家於八反峯被難時 用內觀之法已見雪山 聚寶峯下有先賢 遺留的法寶仙劍很多 莫如就近用法術取將出來 一則免却祭煉之煩 二則又都是仙家的玄門至寶 到手之後稍用心血祭過 便可應用自如 既是先聖的秘寶 一旦歸爲吾有 豈不是強似自己所煉嗎 往費了許多的氣力 那能比的了人家玄門之品呢 谷辰聽得公孫巧之言 正對自己的慾望 原來谷辰自從莽蒼山 轉劫以來 僅自元神逃出 也是別無長物 現在聽得公孫巧說的 有這等的好去處 正對着自己的需要 遂即滿面堆下笑來道 既是道友默會而知 雪山聚寶峯下 有此許多的仙寶 這是萬年不遇的好機會 天賜於人再不往取 這便是愚人了 既如此道友一人前去 恐怕要勢成孤立 以弟愚見你吾既是一家 當然不分涇渭了 莫如小弟師徒 仍

隨道兄 前往雪山 設法崩倒聚寶峯 則許多的至寶俱爲你吾所有了 那時再以此寶對待
峨嵋 則何愁大事不成功呢 神魔那裡知道谷辰的用意 以爲拔刀相助 這是他的良心上
的作用 不覺大喜 佩服谷辰義氣深重 公孫巧卽在鈇雲宮住 幾天 仍與谷辰吳立辭別
了 九黎派主寒夏娃微生嫻 起身回奔雪山去了 那依還嶺艷尸崔盈 因何逾期不至呢
內裏也有個緣故 原來媠魔道長吳立 三番兩次的由崑崙山到雪山 由雪山再回來 這條
道路非由老君山經過不可 早有局外的仙人注了意了 前文發已表過 髯仙弟子白俠孫南
與鬼妻艷魁娘梅憐影 均住在老君山白雲洞 憐影奉了極樂真人李靜虛之命 卽拜在
了洞冥真人秦漁的座下 爲女弟子 二真人因爲不能身薩紅塵 將來三尸再出世時 又非
這二位真人 前往收服不可 故此二真人才想個以李代挑的計策 命白俠孫南夫妻 暫留
白雲洞 教傳一切降魔之法 預備將來收拾三尸之用 白俠孫南與憐影 在老君山一住數
年 終日與洞冥真人習學一切的秘法 此時梅憐影早已魂魄凝結 與生人無異 極樂真人
有時前來 品用曼螺青瓊瑛時 見他夫妻有不到之處 也就途時的指教 孫南夫妻能爲道業
可就日見進步 大非昔比了 秦漁的弟子飛霞掣電 與孫南夫妻 無事時常在白雲洞外
石坪上互相刺擊爲樂 所以吳立來任由此經過 供都看在眼裏 這一次吳立同七指神魔公

孫巧 由雪山駕遁光去到蚩尤山 仍從此地經過 緣因神魔的遁光 與正派劍仙的遁法 大不相同 正派的遁光 勿論水火木金土五種遁法 不過略帶各遁的本色光線而已 神魔自幻身入異派 所學的也是異派的遁法 雖經達摩老祖劍斬之後 元靈所知的 仍不出異派的根蒂 每借遁光飛行時 於光線之中還略帶塵砂 孫南四人正在石坪練劍之際 飛霞猛覺天空上飛過去一些砂土 遂即仰面觀瞧 只見一團彩光 似有如無 隱隱的直往東南而去 飛霞童那是多精多怪的孩子 情知有異 忙叫孫南大家觀看 迨至孫南抬頭看時那道彩光 已飛至天際 略見一顆星點而已 飛霞道這個妖精怎們這樣的討厭 來來回回的飛走 也不是有什麼事 每由這裡過時 必要撒點塵砂下來 孫南道周師弟你見他 常由這裡過嗎 飛霞與掣電都點頭道常見常見 連這次大概有幾回了 孫南道他往東南去 但不知到那裏去呢 飛霞笑道還用問嗎 左不過是上蚩尤山去罷咧 孫南聽得蚩尤山三字 觸動心機 正好這日極樂真人 正在白雲洞品茶 孫南邀同周樂二人 同進洞中 即將飛霞方才所言 稟過了二位真人 秦漁道想是這個孽障 到了出世的年齡了 極樂真人也道許是這畜生要作耗了 汝等且退待我觀察觀察便曉得了 大家退出之後 靜室中只有極樂真人師徒在內 真人遂命秦漁請過來翻爛鑑 放於石案之上 真人佈滿罡氣 但見雲開鑑現

發出來無量光華 真人連用咒語相吹 一次比一次的清浙 剎那間就將鐵雲宮的內幕 完全揭現 雖不能曉得他等說些什麼 但是看公孫巧的打扮 確是七指神魔無異了 重又用卦交相對 鐵雲宮將要不利於峨嵋 雪山聚寶峯下藏寶 衆妖必要染指 三尸出世就在目前 二真人大驚 卽由極樂真人作主 作了一封剴切的書信 並附具意見 卽用劍光傳遞於凝碧崖去了 掌教真人接到李真人的法諭 卽與衆仙商議 怎樣應付之法 此時峨嵋本支的弟子 於月前已被凌真人派去元江 接應取寶之人 神駝二老莊嚴子與女殃神等 又去六詔山去索火靈珠 此時在座諸仙 都來前來參加開丹勝會的 還是妙一夫人出的主意 總攻不如分擊 就將凡與峨嵋宗派較近的諸仙 分作三起 前去堵擊 請通臂神猿李寧會合金鼎山的人 去打依還嶺 擒拿艷尸崔盈 請萬里飛虹佟元奇 帶人去到蚩尤山 去擒妖屍谷辰 齊真人自己帶人 去至雪山保護聚寶峰 去擒七指神魔 李寧帶着英瓊 輕雲等 一千諸人到了依還嶺 正將屍屍堵住滿懷 此時正是公孫巧在鐵雲宮之時 故此崔盈未得工夫再去鐵雲宮 齊真人帶人到了雪山 這股道算是劉祐安與米盪兩個人來過 米劉二矮卽引着大家 來至八反峯觀看 但見雪塊冰凌塞滿了山谷 八反峯業已崩陷 知道這是七指神魔 出世時所爲 砂石塵土翻積如山 大家又來到聚寶峯下觀看 幸喜仙寶

無恙。卽由鐵囊道人獻策。設法先將峯底封住。以免妖人由地竅而入。暗竊此寶。使人防不勝防。齊真人道吾們正教中。除了金山門中。有佛家的指地成鋼大法外。其餘各門中未聞有此道法。如用本門封禁諸法。恐怕擋不住這個魔王。傍邊有崑崙派石氏姐妹。上前稟道。弟子們常開家師半邊老尼說過。南雪山風雷蛭隱魔洞。那裏有禁地金鋼法。但不知師伯可合用於此地否。齊真人道貧道亦知入魔有此秘法。如今倉促之間。咱們與他等又是仇敵。他的寶物。豈能爲咱們所用呢。鐵囊道人道。前者小徒由避風寨。負傷回來時。曾說那天門神君林瑞。乃入魔中第三魔鳩盤瓩茶佛凌霄的弟子。現在不是他們俱到。金鼎山銅瓦寺了嗎。擺的什麼金光魔火妖陣。以困我等。前者不是道友。還與顛仙道友去過劍書。命他們去請天魔赤身兩教主。前來幫忙嗎。吾想他等既擺妖陣。須防備天空地下兩面。既防地底一面。除用禁地金鋼法外。大料別無善法防之。道兄何不命甄氏弟兄。前往金鼎山一行。如能到手。豈不甚好嗎。吾們這裏趁着妖魔來到時。暫用禁法封避。再派幾位道力較深的道友。在此看守。專司其責。未知道兄以爲如何。真人笑道。只好如此作法。方較穩健。說罷卽命小神飛甄良小鬼車甄兌二人。卽刻前往。兄弟二人領命去訖。齊真人卽請鐵囊道人。帶領崑崙派姐妹。担任保護聚寶峯的職務。並用禁法將聚寶峯。上下左右六

面 層層封鎖 其餘衆人俱都退到 天楠溫谷靈芽峯頂 兩處俱將身形隱去 靜等妖魔回
來 大家候至天交夜半 雖在溫谷之中 也覺寒氣侵人 若非修道之士 誰也碍不了這種
苦寒 大家都感覺女殃神鄧八姑 前被魔火之劫 身處玄冰寒谷之中 那樣的浩寒之氣
難爲她忍得了許多年齡 誠爲有志向的女子 衆人正在閒談之際 陸蓉波忽然叫道 衆位
請看那不那話兒來了嗎 說着用手望東南上指點 大家台頭觀看 果然由東南方天空中
似有細細的破空之聲 隱々現現似有三個星點 魚貫飛來 前頭一團五彩霞光 中間一道
綠晶的劍光 最後是一道黃色劍光 齊真人知是妖屍等回來 遂卽用千里傳聲法 通知了
聚寶峯鐵裝道人等 令他等注意 說話間三道光華由遠而近 已離靈芽峯不遠了 三妖的
意思也要奔到天楠溫谷容身 他等作夢也不知道 天楠谷已爲捷足者先登了 諸葛警我頭
一個過來 將手一搓抖了出去 斗大一個火球 飛也是直奔神魔頭上打來 轟隆一聲太乙
神雷 不偏不正打在了公孫巧身上 誰知那神雷响是只管响了 七指神魔似乎無事人一樣
遂向後面谷辰吳立道 這裡已有仇人先佔去了 吾等速搶聚寶峯爲根據地罷 三道妖光一
縱 已向東南退去 業已到達了聚寶峯 石氏姐妹那裏容他飛入汎地 也是先後打出了兩
聲神雷 神魔見聚寶峯 也有仇人埋伏 不覺大怒 怪嘯一聲震動山岳 化成一道彩烟

飛也似的直撲過來 林綠華連忙褪下來 金背鵝華弓 由兜囊中掏出一把截魔飛雷彈吧吧吧 一連就是幾彈 每彈出去就是一團烈火 附帶雷聲 打在了五色光中 震的神魔骨節酸痛 神魔才不敢飛進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 諸姐妹各將飛劍放出 好似一座劍山相妨 既將過來 谷辰吳立恐怕神魔受傷 在後面也將妖劍飛出 以敵崑崙衆姐妹 不料剛一接觸 吳立的黃精劍 卽被孔凌霄的飛劍 絞斷了兩支 吳立十二口黃精劍 前在蒼山已爲英瓊輕雲 燬去了四口 僅餘八支了 今天一照面就叫人家 弄壞了兩支 早嚇個亡魂皆冒 忙將餘劍收了回來 三妖因爲毫無預備 事出倉卒 神魔遂叫谷辰師徒暫退 神魔一按遁光 復又向正東斷魂峯而來 這裡原有一座小洞 三妖入到裏面 彼此面面相覷 道 不知怎的走了消息 致被峨嵋走了先遭 聚寶峯已爲他等佔去了 如果寶藏得不出來 豈不是遺恨千古嗎 谷辰道小弟倒有一計 不知道兄以爲合用否 神魔忙問何計 谷辰道他等既已佔了聚寶峯 當然各方面必用利害的禁法 封鎖地底 防備咱們用土遁暗進峯底 前去盜寶 明日拂曉時小弟利用太陽光線 斬穿一地道 命吳立在這裡作法 吾與道兄前去 如能得意豈不是好嗎 神魔道好計固是好計 但是輸連陽光時 地中必有聲音不可 使他們驚覺反爲不美 谷辰道這有何難 咱們先用移山換形大法 將聚寶峯移於他處

豈不就成了功嗎 神魔道事無別法 明門他們是鬥不過了 只好走這一遭兒試着看罷
三妖商議明白 彼此互換着 休息了一回 天光已到丑末 初夏天氣正短 一交寅時中刻
日光便露出來 谷辰與吳立 既用魔法隱去身形 飛至斷魂峯頂 谷辰即命吳立散開了髮
際 手中持劍等到陽光一露 立時即口誦咒語 拘住陽光 轉輸地下 以便吾等在地中工
作 吳立點頭 谷辰遂即在吳立面前 方圓百步內作起法來 預備已定 正交寅正三刻 扶
桑煥彩旭日東升 登高而望那顆曉日 如同斗大一個明珠相彷彿 滾滾飛起 光線十足 谷
辰大喜 遂命吳立行法 吳立忙念口訣 用劍領着太陽光 直輸地下 谷辰遂即飛入峯下
問神魔事情辦的如何 公孫巧道方才某已將聚寶峯 由尾宿下移至斗宿三十七度 大約
也有三里左右 不知可曾合用否 谷辰忙道甚好甚好 陽光業已入地 你吾快些動手罷
神魔點頭 即與谷辰念動咒語 遁入地中 接住了陽光直奔聚寶峯的原址 攻了過去 峯
頂上有吳立行法 驅進陽光 何愁用之不竭 不提三妖作法盜寶 再說那妙一真人齊漱溟
自昨夜諸葛警我用 太乙神雷打退了七指神魔 三妖又到聚寶峯也未得着便宜 即往正
東退去 天光已然大亮 仍不見三妖的舉動 衆人心中納悶 想那七指神魔並不是無能之
輩 絕不能這樣容易退的 因何天至這般時候 還不見動靜呢 莫非他們另有什麼詭計嗎

忽見劉米二矮過來稟道：弟子怎麼覺着這地底下，似乎有軋軋之聲呢？莫不是那妖精又弄什麼玄虛罷？故此特稟師祖定奪。齊真人聽了，聽笑道：不錯不錯，這三個東西，真是笨的可憐，必是又在地底下作什麼詭呢？殊不知聚寶峯下，已有了禁法，空費氣力到那裏就知了。警我道師叔不可小覷這三個妖怪，他三個都不是等閒之輩，還是注意爲是。齊真人道：既如此，汝可去到聚寶峯，問問你鐵師叔，那裏有什麼動靜否？警我領命立時飛往。工夫不大回來稟道：聚寶峯那裏反倒無有動作，不知何故。陸蓉波忽然驚道：諸位請看，那顆紅日升起，那們高了，怎們陽光只到那個峯頭爲止呢？大家留神注目，何賞不是呢？只見烈日發出的光線，如同數萬道金蛇，俱都蚩蚩的鑽入那座峯頂，匯成一片巨光，沒入雪地之中，衆人俱都驚訝，不知這是何故。易氏兄弟忙道：弟子等在家，常聽家祖說過，異派中有一種借用陽光攻穿金石之法，莫不是這三個妖人，就是這個主意來陷吾們。齊真人道：既如此，你弟兄快乘九天十地避魔梭，去到那裏觀察觀察。吾想妖人既用此法，那裏必有隱形妖人，在那裏作用，千萬不可受了他的暗算。易氏兄弟領命才共禦避魔梭，一道紫紅光華，飛上了斷魂峯，伏着寶梭之力，在太陽光線中一陣亂穿，將光線沖開，仍然遍照大千世界。吳立大怒，本來瞧不起易氏兄弟，兩個小娃子，遂即大喝。

一聲道：好小輩，胆敢破你祖師的大法。那裡走？看劍到了。易氏兄弟一抬頭，果見正北上飛來兩道黃光，直取自己。依着易鼎的主意，妖法既破，即可回去覆命。易震天生的頑皮，仗着避魔梭那裏把妖劍放在心上，眨眼間兩道黃光業已飛到，刺在了避魔梭鋼片上，如同頑鐵遇金石，毫無效驗。易震哈哈大笑道：妖人你瞎了眼，叫你知道知道小太爺的利害。說着一指太浩，勾就飛了出去。一道白光趕到，與黃精劍剛一接觸，喇々的兩聲，吳立的黃精劍，又是兩隻破爲四段，墜落於地。吳立見事不好，剛要逃走，那知太浩勾的利害，易震一指早已飛劍，仗着妖人始終未曾現形，他見太浩勾已到，知道是走不了啦，趕緊將左臂一迎，撲的一聲，一隻左臂齊肩砍下。吳立大吼一聲，借着血光飛下斷魂峯。二易見空中狂叫一聲，落下一條人臂來，遂卽一聲長笑，剛要返梭而回，只聽得身後有人喝道：好冤家，胆敢傷吾門人，看你往那裏逃走。二易回頭觀看，但見一片寒霧之中，立着兩個妖人。一但形同疆屍，凶惡已極，一個面白如玉，如同一個文秀才模樣。二易喝道：吾殺了妖人，與你等何干？要你多管，再不速退，也叫你兩個試々小太爺的利害。那兩個妖人咯々狂笑道：小冤家，休得無禮，諒你也不知某家爲誰。吾乃本山之主，七指神魔公孫巧是也。他乃某家好友，太陰煉形祖師谷辰是也。這兩個妖精，怎會來的這們巧呢？原來他等自從利用太

陽光線 穿穿了地道 又將聚寶臺移回正西 故此峨眉真仙失了算計 到成全了這兩個妖魔 不過半個時辰 卽攻到藏寶之處 前面業已透出光亮 卽至攻到近前 原來山扇朱門 緊急關閉 橫額刊着幾個硃紅古篆 乃是赤松廣成二仙藏寶府庫 留待有緣 二妖大喜 并不敢輕視先賢 忙忙的雙雙跪倒拜了四拜 說也奇怪 那兩扇硃門忽然許許而開 但見裡寶光萬點 彩氣紛紛 二妖不知輕重 邁步進內 前面金庭玉柱 畫閣雕梁 好不華麗 雖然光線不很充足 越顯得寶光閃閃 紫霧霏霏 二妖剛走過石屏之後 迎面閃出來一口大鼎 高與人等 裡面點着核桃粗兩隻大燈芯子 光焰似要消滅 二妖不由的信手挑了挑 忽然間大放光明 鼎中一股奇香直噴鼻孔 鼎下面放着一隻 金光閃爍的金匣子 神魔恐是寶貝 連忙拾了起來 正要仔細觀看之際 可不的了 只聽得裏面發出來 一種奇怪的聲音 或如怒濤 或如烈焰 風聲吼吼 巨雷隆隆 又好似數萬金戈交鎗 又好似千軍萬馬一齊襲來 嚇的二妖戰戰兢兢 那敢住腳 一直跑了出來 既至出了硃門 那兩扇硃門忽然又閉 二妖彼此慶幸道 好險好險 再要稍遲一步 必然閉在地中無異 二妖低頭觀看這隻金匣 乃是六角型 金光燦爛 刺二目 匣面上刻着六個硃文篆字 乃是天竺落寶金盒 其如雨旁上下一色精鑿各種珍禽靈獸 一個活潑生動 好不愛人 二妖相

了相寶盒 似乎可以揭開 遂即輕輕揭起了盒蓋 刷的一道寶光飛出 照耀的地底通明

直與那輸入的陽光 并駕齊輝 二妖竭盡了目力 才看出盒子內 浮面上還有一本小冊

內中開列着盒內盛的法寶 名稱件數及用法 原來非常的簡單 使人一看即明 內開乃是

七寶摩雲塔一座 五行定魂珠五口 舍利子三顆 神火五雲鈴一口 蛟尾白玉鞭一把

天竺落寶紫金盒一口 每件寶貝下面俱附着用法訣咒 及用途的效力 下面還贅着藏寶的

年月日 及寶盒出世的年月日時 另一行寫着是廣成 赤松 二子同贈 二妖只樂的心花怒放

又看最後這一行 足使二妖蕩魂變魄 就如同刮來一陣拗口風一樣 嚇的二

妖目瞪痴狀 原來四句極容易明白的俚言 乃是挑燈之人 贈寶一匣 用過之後

交給白俠 一共十六個紅字兒 吸呼把神魔氣死 暗恨先輩仙人 不當耍笑吾們 合計是

吾們給他 挑々燈兒 容自叫吾們歡喜歡喜 完了還得給別人 還不如不給吾們這個匣子

心裏頭倒不十分難過 這們一來不是咱們 費了這麼一大陣的神思 合着是給什麼白俠

將寶貝帶了出去嗎 谷辰道這倒不值得着意 好在這寶貝用法效力 俱都開列上面 咱

們可以照法施用 如果將來遇見什麼白俠黑俠 咱們只要將他害死 難道這寶貝還能不

依嗎 神魔這才轉怒爲喜道 道友所見甚是 谷辰又道索性咱們在這裡 就分用你吾各帶

幾樣 將來就有個湊手不及 也只損失一人 不能損失二人 神魔到底是心志樸誠 不像谷辰那樣奸滑 還以為他是好意呢 遂即連夕點頭道說的是說的是 遂即揭開金盒 就將三粒舍利子與神火五雲鉢 蛟尾白玉鞭三樣 交給谷辰收訖 自己剩下了七寶摩雲塔與五口定魂珠 連這個落寶金盒 兩個人又各將法寶的訣咒念會 二妖正在洋洋得意之際 猛然間陽光不見 滿洞漆黑 二妖的吸呼似覺有些障礙 公孫巧大驚道 谷道友這是怎們了 怎們陽光忽然中止 時間不算甚大 交不到酉刻 這是何說呢 谷辰亦驚道 莫非咱的計劃 已爲仇人識破 吳立必有性命之憂 咱們還得快些逃出 再要麻煩 地道失了光線的支持 咱們仍然得困於地底 神魔道既如此 快些走罷 二妖還未走出數步 忽聽後面如同天崩地裂一般 震的土雨飛揚 斗大的火球兒 直從地道中飛追過來 谷辰忙將五雲鉢取將出來 念動訣咒 到是佛門至寶鉢口向着後面 立時飛出五道光華 也化成了一片烈火 方將將照胆碧擋住 二妖大喜就借着五雲鉢之力 徐夕的退出地道 原來陸蓉波在靈芽峯頂 發見的太陽光線齊集於斷魂峯 齊真人卽命易氏弟兄 禦用避魔梭前往掃除 同時聚寶峯下縹緲兒石明珠 也看出聚寶峯 似乎也錯了位置 世界上的事 凡事皆同一理 只要稍徐露點破綻 只要能以惹人注意時 必要詳細調查 待至調查的結果 終必要處

々破綻大露 石明珠無意中貪看二易的避魔梭 如同一溜紫電相似撲奔斷魂峯而去 那斷魂峯與聚寶峯原成東西的直徑 現在忽然再看斷魂峯 已然移回東南 自己的位置反到落到西北 明珠大驚遂即聲明此意 請衆姐妹大家參考 忽然鐵囊道人吃驚道 衆位賢侄女可了不的了 咱們中了妖人的移地換形之計了 大家聞言 俱都留神注意 果然無形中錯過了原處 三里外有奇 大家趕緊飛至原處細聽 地底下果然有些聲息 張錦雯也不暇思索 口中念念有詞 抖手就是一照胆碧 刺溜一道火光穿入地中 大家知道利害 忙忙的各駕劍光飛起 接連着就是一聲巨响 震的地面上冰雪開花 地底下土雨翻飛 若不是二妖逃走的快 又有神火五雲鉢護身 早已震如齏粉 這一下子雖未殛着二妖 也將二妖嚇了個心胆俱裂 錦雯收了照胆碧 遂即飛至靈芽峯稟過了掌教真人 齊真人遂即親身前來 查勘一番 只見聚寶峯向下錯過了三十餘度 已竟超過了斗宿全部 明知道妖人用的是移山大法 只得又將聚寶峯 遷歸原處 這裏齊真人行法還峯 不料斷魂峯頂上 又出了一場塌天的大禍

第三回

李以代桃疆谷辰假尸逃死鬼鞭
事急思借箸崔盈劍書求助紫霞

詩曰 章台柳 章台柳 昔日青青今在否 縱使長條似舊垂 也應攀折他人手 其二

續飛俠傳 卷十一 四七

楊柳枝 芳菲節 所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

現在社會中都指 烟花平康之地爲章台柳 按唐時天寶中葉 昌黎人韓翃 頗有詩名 性

偏落拓 羈滯貧苦 有李生者遊俠士也 與韓翃相交善 李家累千金 負氣愛才 有愛姬

曰柳氏 艷絕一時 儀態萬方 柳善詠 素喜談諧 李生寵之專 使居別第 與翃爲宴

歌之地 而館翃於其側 翃素知名 其所來候問翃者 皆以當時之名彥 柳氏嘗自門窺之

謂其侍兒曰 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 因適意焉 李生素重翃 無所吝惜 後其柳氏意

乃具膳請翃飲酒酣 李生曰 柳夫人容色非常 韓秀才文章冠世 欲以柳氏荐枕於韓君可乎

翃驚慄避席以謝曰 蒙君之恩 解衣燬食者久之 豈宜奪君之所愛乎 李堅請之 柳氏知

其意誠 乃再拜引衣接席 李生退於客位 引滿杓願 李生又以資三十萬 佐翃之費 翃

悅柳氏之色 柳氏莫韋翃之才 兩情皆獲所適 喜可知也 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上第 屏

居閒處 柳氏謂翃 曰 榮名及親 昔人所尙 豈宜以濯流之賤 稽採蘭之美乎 翃由是省

家於清池 歲餘乏食 鬻粧奩以自給 天寶末年 盜徂二京 士女駭奔 柳氏以色艷獨異

且懼不免 乃剪髮毀形 寄跡法靈寺 是時也 希逸自平廬節度淄青素藉翃名 請爲書記

拍至神武返正 翃乃遣使問行求柳氏 以練囊盛金 以前第一詩題其上 迨柳氏得囊 捧

金鳴咽 泣不成聲 左右皆爲之悽惻 乃以第二詩答之 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 竊

知柳氏之色 切以歸第 寵之專房 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 翌從行至京師 己失柳氏所在

吁想不已 偶於龍首崗 見蒼頭以駿牛駕轆轤 從兩女奴 翊偶隨之 車中人問曰 得非

韓員外乎 某乃柳氏也 使女奴竊言於翌曰 儂己失身於沙叱利 阻同車者 請詰且 相

待於道政里門 及期而往 以輕素結玉合 實以香膏 自車中授之曰 當遂永訣 願實誠

念乃回車以手揮之 輕袖搖搖 香車轉々 翌已斷意迷 失於驚塵 翌大不勝情 會滯青諸將

合樂於酒樓 使人請翌 翌強應之 然意氣皆長 音韻悽咽 有虞候許俊者 以翌材力自

負 撫劍言曰是必有故 願一效用 翌不得已具告之 俊曰請足下數字 當力致之 乃衣

緜胡雙佩鞞從一騎 逕造沙叱利之第 候其出行里許 俊乃被袵執轡 犯關排闥 急趨而

呼曰 將正中惡 使召夫人 僕侍辟易 無敢仰視 遂升望出袖扎示柳氏 挾之跨鞍馬逸

塵斷 倏忽乃至 引裾而前曰 幸不辱命 四座驚吁 柳氏與翌執手涕泣 相與罷酒 是

時沙叱利恩寵殊等 翌俊懼禍 乃詣希逸 希逸大驚曰 吾所爲事 俊乃誰爾乎 遂獻狀

於天子曰 檢校尙書金部員外益御史臣韓翌 列恭佐 累彰勳效 頃從鄉賦 有妾柳氏

阻絕兇寇 依止名尼 今文明搖運 遐邇牽化 將正沙叱利 凶恣撓法 憑恃微功 驅

有志之妾 干無爲之改 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 族本函蓊 雄心勇決 却奪柳氏歸於韓
翬 義切中抱 雖招感激之誠 事不先聞 固乏訓齊之令 尋有詔旨 柳氏宜歸韓翬 許
俊賜錢二百萬 翬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以柳氏不過以一弱女子 被沙叱利威劫 以致失節
然終歸韓翬 情有可原 後人卽斥爲平康之惡名 良可慨也 今者柳氏遍處皆是 尙均
以爲良人 誠不可解也 妖尸谷辰與七指神魔公孫巧 借着神火五雲鉢之力 逃出了地
道 正遇着嬌魔道長吳立 被易震太浩勾切斷了左臂 二妖大怒喝道 小輩休得無禮 公
孫巧一抖白亮亮的一顆定魂珠打來 此乃是佛門至寶非同小可 白光一到易震立時閉過氣
去 易鼎見事不好 急將斷金鐵祭出 以敵定魂 公孫巧忙將落實金盒一張 太浩勾與斷金
鐵 全被妖人收去 易鼎情知利害不敢拗抗 剛要催動避魔梭逃走 七指神魔又一定魂珠
打來 易鼎也就死了過去 避魔梭失了駕馳之力 卽如一隻紫燕相仿 直由百丈高峯之上
墜了下來 恰好齊真人將才還回聚寶峯 猛見由斷魂峯上面 墜落一物紫色閃閃 認得
是避魔梭 准知道易氏兄弟着了毒手了 那敢待慢 一頓足化爲一道紅光 飛了過去施展
大力金剛手 才算輕輕的接住了避魔梭 一看易氏弟兄雙雙斃命 齊真人好不着忙 遂卽
挾着避魔梭 飛上了靈芽峯 說知此事 大家一齊過來觀看 二易 見他兄弟都是牙關緊閉

雙眼微睜 口中氣息全無 衆仙俱都不認識 是被什麼寶物傷的 鐵菱道人飛過來看視道 諸住不必難過 這二位不是真死 好像是失去了魂魄相似 閉住了週身經絡 依貧道愚見 莫如命人將他二位 送歸南海離明殿 請易道友設法醫治 并請示請示這個妖人使用的何物 致人於死呢 常用何術以禦之 齊真人道南海距此遙遠 借如禦用五遁前往 最快也須三日 方能到了南海 若再比遁光快的 就是神駝的禦用陽光 嵩山二老用箕尾風 較比最快 可以瞬息數千里 除此三位而外 尙未聞何人能會神行法呢 陸蓉波猛想起當日紫雲宮 二易曾用避魔梭 由南海去到海底紫雲宮 其速度也可以一息千里 齊真人道汝之所見雖是 但是無人知道寶梭的開法 蓉波道楊鯉與弟子 均明白用法 前由紫雲宮回凝碧峯時 弟子們曾與易賢妹 同乘寶梭 一路上承她教導 弟子等故知用法 真人大喜道 既如此汝等即可同乘寶梭 將這兩個孩子 送回南海去罷 到了離明殿 見過易老詢明妖人用的何寶 常用何法以制之 勿必要早日回來 以免爲師懸念 蓉波與楊鯉領命 當即將九天十地避魔梭 整頓好了 命楊鯉扶着二易 蓉波親自駕禦 但見一溜紫紅光華飛起 直奔東南而去 陸楊二人剛走 恰好甄氏兄弟已由銀鼎山回來 獻上了禁地金剛靈符 并稟明自己盜符的經過 齊真人遂命鐵菱道人 將此符至聚寶峯下焚燬 後

來連日與二妖打了數仗 峨嵋這面都是有敗無勝 只急的齊真人團々亂轉 恰好乾坤正氣妙一夫人荀蘭茵因爲放心不下 由凝碧仙府趕到 探看雪山的狀況 迨至問明之後 才知道二妖 仗着法寶之力 連敗峨嵋 衆弟子也有三四位 爲妖寶所傷 夫人即用靈丹按名治好 遂獻策道二妖俱是厲陰之氣作耗 何妨去到東海度湖山星石洞 去見天下鬼母 她老人家必有相當的辦法 齊真人聞言如夢初醒笑道 真是當局者迷 若非道友提起 貧道險些忘了 但是貧道既不能脫離這裏 只好勞煩道友辛苦一蹕吧 蘭茵點頭因爲事在緊急 不敢停頓 遂卽辭了衆仙 借遁光徑奔度湖山去了 這裏好在有禁地金剛法 封禁了地底 卽將衆人一齊收歸 靈芽峯暫時不與妖人對仗 等候妙一夫人回來 再與二妖會戰 兩個妖人自從定魂珠 取勝之後 卽時退回雪洞看視吳立 只見他臥在雪洞之中 呻吟不止 左臂已無血出如泉 竟將洞中的白雪染紅一片 神魔遂命谷辰到斷魂峯頂 去將那條斷臂尋來 以使用道法續接 豈知谷辰去後 工夫不大就將吳立的 那條斷臂取來 神魔接過一看 那條斷臂已爲避魔梭 來回的軋壓 已然筋骨寸析 皮肉脫落 已不成用了 神魔嘆了一聲道 這也是令徒命中注定 應該作一個廢人了 實在無法以續 只好用法術止了血 另用丹藥上好了臂傷 吳立方才醒了過來 看見自己成了這個咀臉 好不傷心

遂卽跪在了谷辰的面前 哭々啼々的懇求師父 放他一條活命 回到平頭山赤蝦洞 自知罪孽深重 從此後卽在洞中參修 以積來世 再不敢出頭了 說罷痛哭失聲 叩首不止 谷辰還思留難 到是神魔心中不忍 卽在旁邊代他求情 谷辰方才准了 吳立見師父應允 如同奉了教旨相似 馬上叩謝了二妖 出了雪洞 駕起黃精劍 竟回平頭山赤蝦洞去了 二妖自住吳立走後 又與蛾帽打了幾次 俱獲大勝 各樣的法寶 均都試遍 確是靈異非常 反將蛾帽有名的健將 傷了數名 二妖不覺洋洋得意 從此便趾高氣揚 不可一世了 這座七寶摩雲塔 不便可以制敵 還可以防身 二妖因智生巧 便將那七寶摩雲塔 用法術放大 頓時顯出浮屠十三級 霞光一片 纓絡垂珠 非常的美觀 高出霄漢 別透玲瓏 雖在午夜之間 爲寶光掩映 周圍數里內 照的纖毫畢現 二妖大喜 遂卽由雪洞之中 飛升至幽魂峯頂 安然進入寶塔之中 作爲存身之所 二妖無事時 彼此商議道 現在咱們仗着奇寶 戰敗了蛾帽 殺的他等閉門不出 可見得先賢的秘寶 確是無堅不克 無門不入了 那日咱們旣到聚寶峯下 深悔不該那樣胆小 至於聽到那些 水火風雷之聲 不過是先賢的障眼法兒 若是凡夫俗子當然駭怕 咱兄弟身上都有數千年道法難道還怕牠何來 如果要深入洞天深處 可以多得幾件秘寶 咱二人恐不就 掃滅各教諸派 峯

世無儔 你我何難橫行於世矣 谷辰爲公孫巧所惑 也覺那日之事 過於胆小了 甚爲悔恨 遂道 道兄既然有此胆量 咱們何妨二次下手呢 神魔道二次前往 固屬不難 但是再用前法 人位恐不敷用 吳立已走 誰人在此密運光線呢 咱兩個又不便分別行事 那日光線雖爲峨嵋視破 好在咱信裡又有寶塔 作爲護符 卽由塔內便可作事了 外面又有塔光 以亂敵人的眼目 他等絕不會再疑咱們二次作法 谷辰聞言心中暗想 如再行使此法 神魔當然叫我在 此 輸集太陽光 他必要進入聚寶峯 那時他要變了心 暗中得了許多法寶 隱藏起來 有危險是吾個人的 他在地底得現成的 這個必不上算 吾何不如此如此呢 遂卽說道 道兄既然如此注意 小弟確有一條好計 鐵雲宮小弟師兄微生派主 那裏現有五丁開山靈符 何妨前去借來幾對 既不需光線 輸運之煩 又能無堅不入 勿論聚寶峯彈丸之地 就是要將這座雪山 七十二峯全數翻過來 亦是易事 小弟深悔前者不曾帶來 公孫巧驚道 某家前次被難時 曾親見達摩行使此法來 若能得到這種大力法 那便強似運用太陽元了 近日峨嵋既無什麼動作 道友假此機會 就請辛苦一蹙罷 谷辰點頭遂卽辭了神魔 駕起妖劍急急的飛往蚩尤山而來 一路上緊緊的催逼劍雲 這日過了滇池 將近蚩尤山的交界 遠遠的就聽得雷聲滾滾 如同千百萬火礮齊發的聲音 谷

辰大吃一驚 再一看正南上半邊天 都成了大紅布了 谷辰忙忙飛至切近 呀 原來是九頂鐵雲宮 早已隱沒了 只見那清溪之上 如同盂籠相似 烟氣瀾漫 塵沙蕩漾 雷火如同千萬的火球兒 來往奔馳飛轟個不了 有許多的峨嵋敵人 均都站在高阜之處 將那兩座太白螺絲二峯 俱都站了 峯下面四野馬澗起 直抵十八盤那面 都是敵人行踪之所 羅網密佈萬寇怒發 震的山谷皆鳴 烏烟瘴氣 好不怕人 清溪南岸 想是鐵雲宮的人 佔據南面 與敵人竭力抵抗 也分不出什麼飛劍法寶 只見一道一團的光亮而已 谷辰見此光景 知難飛越 莫如仍歸雪山 見了公孫巧 再作道理罷 如果徼倖勝了峨嵋 仗着法寶之力 轉鋒南下仍可再救鐵雲 如再不能取勝 勢必要同歸於燼 最可恨的是 崔盈這一個賤人 受了人家那樣的委曲 還不想急早前來 同仇敵愾呢 谷辰自顧事急抱怨 他那一裏知道崔盈的難過 自顧不暇那裏還能到這裡來呢 谷辰只可仍由舊路退回 往返四日算是白去一蹶 到了斷魂峯與公孫巧 說知前來公孫巧大驚道 這樣看起來 道友到不要怨恨 舍甥 想那峨嵋 現在勢力很大 鐵雲宮既然見了敵人 以某之愚見依還嶺 也未嘗無有敵人 事情到是咱們作錯了 假如阻們三處合在一處 衆志成城 何愁此事不成呢 如今中了他的調虎離山之計 三處勢力均薄 則將來的勝負 誠不知鹿死誰手了 好在你我都

有利害的法寶還懼他何來 如能打退了一面 那兩處便好解決了 你我只好努力前行罷
谷辰見事已至此 也無法 只好如此了 峨嵋這面這幾天的工夫 諸事俱已齊備 先是
陸蓉波楊鯉 與易氏兄弟回來 並持來智慧金仙易老的回示 上面寫道

適據楊鯉陸蓉波 帶來二函 於檢視之餘 方知爲玄門至寶 定魂珠所述 并無大害

余已設法救其回生 原無大害 定魂珠原分五種 其光焰原按五行 如必欲破除

良非難事 惟此寶不過暫在妖尸手中保存 將來另有主人以收之 此時一破則將來

衆寶歸我時 必然移容於老夫 爲救今日計 已命鼎兒輩 持上沒識牌一面 專閉定

魂珠 其他之妖寶 雖然利害似無大傷 雪山之事尙無可慮 最可畏者 蚩尤山一路

因爲微生矐自持掌管九黎派 余由定中觀測 伊等現已勾結竹山諸派 欲要羣起與

峨嵋爲難 以某愚見元江寶藏 暫緩往取 飛調大熊嶺諸人 前往蚩尤山補充 以敵

竹山教 一俟三尸再掃除時 方是大道歸真之一脈也 拙見如此 望僉儻以爲可否施

行 還祈容裁

齊真人看完易周的法諫 連連點頭稱是 易鼎早上沒識牌 與真人看過 並稟明了使用之

法 真人仍命易鼎 好好收藏 又與鐵叢道人 說明易仙來書的大意 衆人亦以爲是 真

人遂命甄氏弟兄 同山會合小莫邪廉紅藥 速往大熊嶺 前去請顛仙金老々等 速起衆弟子一齊 飛往崑崙山 幫助萬里長虹修真人 以破鐵雲宮 甄氏兄弟走後 妙一夫人荀蘭茵 已由東海度湖山回來 並將此去度湖山借到鬼鞭 前後經過說了一遍 樸武由鹹海歸來 說顛仙道友仍在金甌山 入魔所擺之金光陣 尙未破除 將來天魔赤身二道友到後 許與迎刃而解尙未可知 真人點頭 並將易仙來函 與妙一夫人看過 仍請夫人回歸凝碧仙府坐鎮 這要二易持有沒識牌 仍欲去找二妖一拚 以洗前者之辱 真人點頭 遂命二易與楊鯉騰蓉波 共乘時魔神梭前往 四人領命直奔 摩雲塔而來 二妖正在塔下共議鐵雲宮之事 猛見前日那個梭形的東西 又飛了過來 神魔大怒狂吼一聲 冲了出來 谷長即將飛劍放出 來取易鼎 易鼎亦將古月刀祭起 二寶相遇即時大門起來 一青一碧光華四射 扭結一處絞繞不休 公孫巧仍想用 定魂珠成功 不知何故這回不靈了 只見那珠只在空中盤旋飛舞 對面敵人如同無事人一樣 惱得神魔性起 將頭一搖化作一片五彩光華 起在空中 光中現出綠毛禿々的一隻大手飛了過來 易震一個不留神 被那大手抓住了絲毫 輕輕一提就提起空中 如同夜叉捉一個麻雀兒相似 蓉波楊鯉見了大驚 各將劍光飛出去砍那大手 無奈那劍光落在綠毛上 就見一溜火星兒飛起 毫不及事

誰知易震被捉，並不驚慌，由他提起空中，暗由法寶囊中取出來火龍釵，照着上面梁椀似的巨擘上拋去，只聽得五色光中，狂吼一聲，忙將易震仍了下來，易震趕緊借着遁光，飛回靈芽峯，這裏谷辰正與易鼎，雙戰不休，谷辰見對方刀光利害，即將蛟尾鞭祭了起來，刷一道白光打了過來，易鼎不識何物，未知破法，忙將身形隱入，辟魔梭中，耳輪中只聽吧的一聲怪响，辟魔梭上早着了一鞭，三人情知利害，急忙撥轉神梭，退了回來，神摩雖然手腕上中了一火龍釵，並不要緊，上點丹藥也就好了，二妖這次又算勝了，峨嵋便得理不讓人，二妖各化一道光華，飛奔靈芽峯而來，張錦雯即將照胆碧打去，一道火光飛了過來，林綠華也將截魔飛雷彈打來，谷辰即用五雲鉢發出一片神火，與照胆碧遇到一處，立刻燃燒起來，光明大盛照的罔山冰雪生輝，公孫巧被飛雷彈打的不敢進前，心中大怒，即將七寶摩雲塔，遷了過來，晃晃攸攸，頓時發出萬道霞光，塔座長有數丈大小，來歷靈芽峯衆仙，孔凌霄忙抖開雙翅，也放出滿天的烟霞，展開許大的翅膀，煽動罡風，抵住寶塔，眼看着十三級玲瓏寶塔，漸漸縮小就要落了下去，神魔恐怕寶塔爲敵人得，急忙倒念真言，收了回來，又將五口定魂珠飛起，以迷敵人，易鼎見是此物，即將沒識牌放起，定魂珠如同見了克星一般，只在空中亂舞，並不過來，神魔着忙，收回了定魂珠，又將落寶金盒

放將出來 一片金光飛了過來 二易台頭見光中 有他兩個的兵器 卽忙倒念真言 各將斷金鐵與太浩勾收回 沒識牌並不是什麼寶貝 見寶盒不能降落 也在空中與金盒 互相周旋 齊真人見張錦雲戰不退谷辰 卽將鬼鞭祭起 立時一片烏光托定一支 三丈多長 二十四節枯骨鞭 帶有雷電之聲 直奔妖屍而來 谷辰不知這是何物 又不捨得用法寶去搪 遂卽喊道道兄快退 谷辰首先一按劍光 就要借土遁逃走 待至往下一落 覺着地下比鋼鐵還硬 方才知道了人家道兒了 百忙之中取出一粒骨朶子來 啞啞一聲咬破了舌尖 噴了一口血水 立時就變出一個谷辰來 算是替了自己 被鬼鞭撲頭一下 只聽吧的一聲 將頭腦打碎 死屍栽倒於峯下 谷辰忙忙的同了公孫巧 收了落寶金盒 與五雲鉢用妖法隱去了身形 急急如喪家之犬 借遁光直奔正南逃去 齊真人見鬼鞭打死了谷辰 心中大喜 遂卽與衆仙 飛下了靈芽峯 近前觀看 只見妖屍頭南脚北 倒在那裏 眞人心 中甚是吁惜 同是修道之士 只因屢次作惡 致有如此結果 空自有千年的大道 轉瞬三次終成畫餅 原來妖屍谷辰的假形法 輕易不能敗露 一則谷辰向來所煉的大道 就是以純陰爲原素 骨朶子又是純陰之物 平日已經過谷辰自己煉過 可以遂意的幻化 二則又是子夜之間 陰氣正旺 齊真人以及衆仙 都是正教中人物 那裡會想到谷辰有這一手

欺騙的詭計 真人看畢卽命尉遲火 用化屍散將谷辰之屍溶化一汪清水 另用冰雪埋好 遂卽率領大家又到各處 搜索一回 那七指神魔踪跡不見 想是方才見鬼鞭打死了谷辰 知道自己勢成孤立 遂往他方去了 直至天光大明 各處裏觀察一番 毫無異兆 聚寶峯下又有禁地金剛法 封閉堅固可以放心 遂卽帶領衆道友與門人弟子 回歸蓬碧仙府 待至到了仙府之後 各回本洞休息 真人卽奔紫光殿而來 正好芬陀大師已到 當時彼此施禮 落坐 芬陀卽將自己的來意 說了一遍 又命楊瑾楊璞姐妹 拜過了掌教人 二甄與紅藥也 進來稟過了 在翠峯山受了蛇毒 幸蒙神駝與青靑治好 神駝因與嵩山二老不睦 不願來 此 業已代弟子等 前往大熊嶺去了 說罷並將吸毒角一段 呈與真人收訖 莊嚴子與八姑也進來 稟過黃興朱雀洞索還火靈珠之事 真人大喜卽命 姑 好好保存火靈珠 將來 汝笑師弟工課圓滿時 以便還他 八姑大喜 衆人一撥一撥挨次稟見已畢 真人因爲懸念 大熊嶺之事 遂卽修了一封書牋 卽用飛劍傳遞去了 諸事辦完這才向芬陀大師 將雪山的戰事說了一遍 芬陀搖首笑說 別人還可認真 只是那妖屍谷辰 狡猾性成 慣作騙人之術 以前許多仙人 俱都爲他瞞過 不能奈彼之何 何況道友心地誠實 賦性純樸 豈能料及陰險之行 况那七指神魔公孫巧 乃唐末之真仙 西海雲岩九曲洞 朔方老人鄧天

會的弟子 不但妖寶甚多 而且對於一切魔法邪術 又爲精奇 以老身觀測 絕不會如此容易 當年達摩老祖收服他時 他尙與老祖在雪山 鬪法七日七夜 方才用南明離火劍 斬去他的元神 然後才將他押於八反峯下 也是惡魔困難將滿 才有明娘與英男二女 先後盜劍 他才敢再出世間爲亂 今次這兩個妖人這等易取 不是法寶已淨 就是另有詭計 再不然他等或是另有窩巢 除此之外 那妖屍必不是真心敗走 道友不信時 何妨以卦爻求之 便知老身所料非假也 齊真人聞言紅着臉道 大師所說甚善 待貧道即刻觀測觀測 便知真僞 真人遂命人擺上香案 自己拈香通誠 拜過已後 擺開了九星八卦 得地盤休門加辛 无盤輔星臨於正北坎水 適爲鬼遁 本宮又得騰蛇照臨 二妖確是安然而逃 天輔星本位屬巽 二妖直奔東南而去無疑 勾蟻當令主有纏綿不休之意 真人看畢卦象 長吁了一聲向芬陀道 實是不出大師所料 這妖屍谷辰係用假屍之法逃走 卦中鑑定他兩個 已往東南逃去 莫非仍歸逃回蚩尤山鐵雲宮去嗎 芬陀笑道如果他若仍回鐵雲宮 到不便着急了 那裏有修道友與神駝諸位 只能降服於他 最可慮者他等明知鐵雲宮 正有戰事不往那裡去 倘若串逃別處去 再鼓惑起來 異派妖仙 豈不就又多樹一處強敵嗎 最好命人直往東南 在暗中觀察他兩個行踪 如能得其確耗 立刻飛回通報 那時就不難

一鼓而成個了。真人道大師所見甚高，但是關於這種暗中調查的秘事，非細心胆大之人，不足以當此任。妙一夫人道：「以貧道的拙見，這種職務最好命英瓊二弟子。劉祐安米溫兩個人前去，方能勝任。一則他等原是異派出身，又在本山多年，所知的道術足可防身。二則他們心智非常靈敏，胆量又甚可取。」真人剛要答言，只見劉米二矮與蒼白二猿一同進來。先與芬陀大師行過了禮，然後就跪在了真人與妙一夫人面前，叩首稟道：「二位師祖在上，剛才師祖所論弟子等在殿外業已聽明多時，弟子四人商議明白，爲此斗胆入內，叩請師祖恩施格外，准弟子等前往，必要探個水落石出。」妙一夫人道：「照理說這個探聽消息的事情，至多不過二人，卽足以勝任，何必汝等同去呢？」真人笑道：「難得他等如此熱心，既然同心一志，何妨就命他四人同去何妨呢？」二矮二猿大喜，遂卽與衆仙叩辭，出了凝碧仙府，各縱劍雲破空而起，直往東南追下去了。凝碧仙府暫告無事，趁着這個工夫交待交待，依還嶺的事，候將三尸掃平就到了峨嵋開府勝會，咱們是緊趕熱鬧節目，且說那通霄神童李寧，前者因爲奉乃師之命，特由雲霧山起身，飛往崇明島去救神鵬翎羽，知道牠已到了脫毛洗髓之期了，遂卽先將佛妖送至依還嶺幻波池牟珠西洞，然後又將葦瓊輕雲易靜三女也，迎至牟珠洞，父女叔侄四人，卽在牟珍洞休息了。

四五天 領着三女又到南洞見過了聖姑許多的仙蹟 與那艷尸玉娘子堪盈 卽在西洞休歇 候到神鵬內功已滿 英雲三女奉李寧之命 每人取了兩粒毒龍丹 以爲異日之用 又將那仙人遺植的十二種靈藥 英瓊非要移到峨嵋不可 以爲點綴凝碧仙府的奇景 李寧拗她不過 只好聽她自去移植罷 誰知那靈藥每株都有千年的涵養之功 根深直通地窟 不與世間凡品 可以逐便移搬 況且牟珠洞內土地 均經常年聖姑飛升時 恐怕後來有人進洞 偷盜靈藥 遍地均經聖姑封鎖 不啻鋼石之硬 勿論英瓊怎樣掘挖 也休想動及分毫 嘔的英瓊性起 一堵氣就將那十二種靈藥 連花帶葉 齊根掐下 迨至李寧知曉 爲時已晚靈藥全都弄斷了 李寧見事已至此 無法挽回只好付之一吁 恐怕英瓊所爲 觸怒了聖姑之靈 遂卽忙忙的帶領三女 飛出了牟珠洞 仍用仙法將洞門 照日封鎖 女神嬰易靜 遂卽告辭回歸南海離明殿 去取禮物好與二侄鼎兒震兒 共上峨眉 易靜去後 李寧父女三人一鵬 立時取路直奔峨嵋飛來 迨至到了凝碧仙府 見過了掌教真人 稟明了已往經過詳情 齊真人卽命英瓊 將十二株靈藥 完全交給雲鳳與芷仙 命她等遵法炮製 煉成了六種靈丹 以備將來不時之用 後來元江之事一起 三英二雲諸門人 均被雪山教主凌渾 調赴元江應援四弟子去了 直至是年五月間 卽奉到了極樂真人李靜虛的劍書

據云三尸重要再起 以盜雪山之寶 齊真人卽在峨嵋仙府 紫光殿開了一次拒敵三尸的會議

大家公舉李寧担任 依還嶺三珠洞堵擊三尸 李寧應了齊真的邀請 遂卽辭了衆仙 由

峨嵋起身借遁光 飛至金鼎山太和宮 見過了顛仙查阿禪師等 說明自己的來意 恰好金

鼎山銅瓦寺之事昨日剛完 遂卽由大家計算人數 計素因大師 金老夕羅紫烟 玉請大師

步虛仙子蕭十九妹碧雯 尸夕婆寒山子 敕令阿香女凌雲鳳 女神嬰易靜 周輕雲 李

英瓊 翠鳳凰申若蘭 齊靈雲 齊霞兒 苦孩兒司徒平 粉麒麟嚴人英 女大鴨何致 女

飛熊崔綺 女飛衛向淑芳 女神童朱文 戴湘英 秦紫玲 秦寒萼等這二十一位 俱遂李寧

去上依還嶺去敵斃尸崔盈 其餘諸人除去赤身教主鳩盤婆 帶着九龍神火鼎與凌冥仙子袁

漱玉 鬼婆武場等分別回山外 其餘諸人俱隨顛仙去往大熊嶺苦竹庵 看守元江金門寶藏

不表顛仙等隨後起身 單表李寧一行共二十二位 辭別了查阿禪師與衆仙 率領男女多

人 出了太和宮 仍然是英瓊輕雲朱文 三女共騎劍羽 秦氏姐妹與司徒平 夫妻三人共

跨神鷲 十九妹與素因玉清三人 共跨青鸞 其餘衆仙各禦劍光 由金鼎山太和宮起身

直奔依還嶺而來 原來那斃尸崔盈 因爲欲替表姐韓砮 全家報仇 要盜聖姑的毒龍丹

好找神駝乙休 她卽於韓家遭劫的次年 前明萬曆十九年春 入的依還嶺幻波夕牟珠洞

前文業已敘訴明白 玉娘子進洞之後 不知禁法 致觸聖姑之怒 光被陰雷殛斃 幸得聖姑念她出於義憤 盜寶復仇 情尚可原 故此未將 元靈損壞 崔盈自從遭此之後 明知道自己出身異派 必有三次浩劫 現在既然得着 這們一個好所在 倒樂得以此以避大劫 遂即安心靜氣的 卽在平珠南洞 一意的苦修 并且看顧自己的肉體 因爲洞中尚有十二種靈藥 崔盈的元神日日採納 靈藥氤氳之氣 以養肉體 專待兩甲子後 仍可元靈附於肉體 再度復活 還不至去了大道 故此她的肉體 不但不壞 借着靈藥一氣 反增姣麗 後來劫數將滿時 忽有李寧父女前來 借用西洞與神鷗伐毛換骨 臨足又將十二粒毒龍丹 得去六粒 又在聖姑遺像前古鼎中 得去了許多的仙寶 最可恨的是英瓊 將洞中十二種靈藥 盡數採去 以致斃尸缺乏補養資料 日受陰風刺骨之苦 眼看着再有數年 卽可尸體復活 將々的大功垂成 忽然平空給來了這一手 崔盈元神眼看自己費了百餘年的苦工 保養的肉體 就要腐壞 只急的崔盈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再要等到靈藥發芽 至說也須一年已後 要等一年之後 不用說尸腐無存 就是賊了聖姑的仙府 難道聖姑遺靈近在咫尺 還能再容自己的元靈 在此存在嗎 自己越想越急 只急的崔盈痛哭交流 正在悲傷之際 忽然似乎聞到一種奇香之味 直撲鼻孔刺入 清心醒腦 較比靈藥之香 則有

過無不及。崔盈心中就是一驚暗道：莫非聖姑鑒吾苦志焚行，暗中相助嗎？不然那裏來的這種香氣呢？大凡有情之物都是一個心理，如果到了至急之候，都有個希籍之心。崔盈急忙止住悲泣，站了起來，邊走邊聞，照着香氣直尋過來，一直走到西洞深處，到了李寧父女修憩之處，忽然香味轉濃，崔盈四外觀瞧，只是不見何物放出種香氣，旣勝蘭射，又過絳檀，急的崔盈團團亂轉，瞪圓了秀目，各處急找，找夠多時，方才看見於石塌之後，發見一支手指粗細五寸多長的，半截香頭，原來是牠噴出來的香氣，紅火似熄未熄的當兒，崔盈急忙拾了起來，仔細觀瞧，見此香其黑如墨，其堅如玉，分兩甚重，下面還有一行細字，乃是千年沉香，崔盈看畢不覺喜躍欲狂，暗道：此香乃是東海無量島，無極真人之物，能得此香，勝過靈藥之氣百倍矣。合該吾崔盈還有出頭之日，這也是聖姑之靈，上蒼加護，不該吾丟失大道，卽忙夕的跑了回來，卽將千年沉香吹旺了火頭，插在尸體頭上，果然是仙家至寶，屢非凡品，工夫不大，只見自己的肉體，仍復舊觀，依然是紅潤如桃花初蕊，活潑似雨後的青葱，美艷已極，崔盈深知此香的效力，每香一寸可燃百日，現餘五寸有奇，足可支用年半，那時香燼之際，靈藥也該放蕊了，崔盈於百難之中，得了這一點的救星，不由驚魂乍定，細想前因，這支香是那裏來的呢？假着是只檢寶香，并不燃着，也不

算

湊巧 閻洞之中一點兒陽光皆無 悉是純陰之氣 自己又無三昧火 可以代燃 越想這件
事越有意思 心中暗夕感激送香這個人 過了幾天谷辰前來接洽之後 知道規滿就在目前
遂即時常的附入肉體之中 只有雙膝以下 尚有些麻木不仁 自己心中未免歡喜萬分 猛
然想起來那年 與李寧先後同來的 那兩個男女 計得他兩個初來時 拜見聖姑遺像時
是用的這枝香來 那時因為恃有靈藥護體 未曾注意 後來聽說這兩個人 消落於癸水池
中 至於這兩個人被何人救去 到不甚清蘆了 現在吾的大劫將滿 谷辰與微生嫻又前來
請吾出洞助他們掃平峨嵋 他們必能幫我捉獲乙休 那裏又有吾舅父公孫巧 脫劫幫忙
則何愁大事不成功呢 歹正是吾出劫在即 這座牟珠洞 五洞之中仙寶不及勝數 吾何妨
用清術招來 前者送香二位 共同受用呢 既可以此報恩 又樂得多交了兩位異派朋友
吾於諸事辦完之後 也不能再回西海鬼風島了 何不就同這二位 去到西崑崙 另創一
事業 豈不強似無門無戶 受人的欺辱 玉娘子崔盈想好主意 遂即附尸入定 神遊於太
虛幻境 於縹緲之間 心志所向 即超過了掘圖國 直入於西崑崙 撲入紫霞宮 原來那
日爲女神嬰易靜 與英雲三女 在癸水池所救的 兩個異派男女二人 原是西崑崙門下的
散仙 男名伏梁小仙那爾金太 女名火龍姑子萬彩珍 他兩個原爲夫妻二人 俱爲西崑崙

頂巖駝峯紫霞宮主 西天慧琳聖母卍黛玉的男女弟子 西崑崙又名納謨庫烏巴西嶺 距東崑崙山又名天山 約千五百餘里 地屬掘圖國又名崑崙國又名掘圖國(卽如今所謂瓜窪是也)

因爲伏梁小仙那爾金太 嘗至掘圖國 於府庫之中得了一本 天下名山洞府藏珍寶卷

上面悉載天下的洞天福地 各處的洞天仙府中 所藏的奇珍異寶 那爾金太忽然得此秘

本 喜不自勝 到了紫雲宮中 卽與萬彩珍秘密的商議 選來選去 只有內地貴州極邊苗

嶺支派依還嶺幻波夕下 牟珠洞依還聖姑 那裡珍貴的奇寶甚多 只是那裡有聖姑的埋伏重

夕 若不依法而入 勢必要步步危險 必至道壞命捐而後已 兩個人志向遠大 得此仙境

卽不分晝夜 一味的苦志研求 知道牟珠洞不易入內 必須用千年的沉香 方能保護入

內 他兩個蓄志數年 不得機會 好容易這年逢得慧琳聖母大誕 東海無量鳥三星洞主

無極真人前來與 聖母祝嘏 帶來的禮物內有千年沉香三支 所有各仙的禮物 偏夕的俱

經他夫妻收驗 火龍姑子萬彩珍 遂卽窺出一支沉香 交與那爾金太 候到聖誕已過 他

夫妻卽暗夕的 由西崑崙紫雲宮起身 借遁光直奔內地而來 迨至到了貴州苗嶺 過了雲

霧山 卽到了依還嶺 仗着二人的道術 降落了幻波池 來到牟尼洞外 知道主洞在正南

二人卽用三昧真火 燃着了千年沉香 叩首禮拜 果然將洞拜開 二人大喜 遂卽奉着沉

香邁步入內 遂卽按照寶卷所載 一層一層的破入 一路上到很順利 漸夕由南洞 直往西洞轉去 迨至後來發見了聖姑 藏寶府庫兩座 二個人卽忘其所以 以爲聖姑的埋伏不過如此 一時粗心大意 遂卽拋了沉香 去破北方的辛金大法 前文旣已詳訴茲

不復贅 那爾金太雖將金剛刀祭起 以敵庚辛之金 誰知二金相對 金氣大旺 但見一陣金光爆裂 卽化一爲一溪癸水 二仙不知不覺 當時卽墜入癸水池中 那水又爲辛金反克

立時化成忿性 如膠似漆 兩個妖仙 困於癸水池中 初時覺得迷迷離離 後來經過了

易靜三女入內 連破聖姑的埋伏 迨至將甲木 木陣破了去了辛金的來源 兩個人方才有

了知覺 朋白過來 細觀自己的身體 已竟快要爲神水 縮爲無有了 這兩個人方才知道

駭怕 一家的哭泣瞭瞭 喊叫救命 以着英瓊輕雲 就要先行施救他等出難 不料易靜心

多 恐怕這兩個一經脫險 轉眼無情 再與她等爲難 豈不後悔無及 卽將英雲二女叫

了過去 先去搜求聖姑遺寶 直待後來諸事完畢 易靜方才將那爾金太與萬彩玲 救了出

來 斯時二人雖幸脫險 無奈爲時稍晚 身體上各自受了重傷 遂卽氣忿忿的 各駕劍光

回歸西崑崙 從此卽與二女結下深仇 一路上逢人詢問 方知那三女一僧 均是峨嵋派中

的人物 兩個人卽牢計在心 飛回紫霞宮又免不了 各人受了恩師的一切重責 從此他夫

妻 更是仇上加仇 遂即各自服了丹藥 慢慢的調養 迨至二人傷痕復元之後 日與諸同門用心研求道術 以爲異日到峨嵋復仇之用 不料即被這位玉娘子崔盈的元神 尋着了 他二人的住址 又查明了二人的姓名 方才回到牟珠洞 作了一封懇切的劍書 與他二人寄到 請他夫妻 急速去到依還嶺牟珠洞相會 另有要事相商 還有許多的聖姑遺寶 預備轉送他兩個 大家得寶之後 以便共敵峨嵋 二妖接到艷尸劍書 因未素未謀面 當然半信半疑 還是火龍姑子萬彩玲 較有見解 反復看了來書即向那爾金太道 那日咱們初到依還嶺時 也見這們一個美貌絕倫的艷尸來 不是咱們還嗷呼 以她爲聖姑的遺體嗎 據她來信所云 致受那峨嵋三女之氣 此事未必無因 當時救咱們的時候 不是也見這三個賤婢來嗎 既然前詞後意不相矛盾 想必是真 她在那洞中已竟避劫百餘年了 當然聖姑藏寶 她是必然詳細的 如果此次前去 利用此人爲卿導 必然得到滿意而歸 若能得到雲姑的許多異寶 看她可處則處之 如不是個中人 你吾兩個人拚他一個 自然是有勝無敗 那時再找你吾的仇人 則何愁前辱不雪呢 那爾金太聽信了火龍姑子的話 也就活動了心志 似然是用以前的老法子 來一個不辭而別 二人各乘劍光 飛到了依還嶺 果然這次不同以前 玉娘子崔盈待爲上賓 仗着自己伏處洞天 百有

餘年 除那北東二洞未曾涉進一步外 其餘如正南聖姑主洞 西南中洞 正西丹洞 俱都走遍 已將各處的埋伏破法 俱都詳計於心 況且所有的重要之處 前者已爲那爾金太夫妻 與峨嵋三女 破除道盡 三妖仙容易易的 卽到在聖姑遺像以前 只見那座大鼎 仍然好好的存在那裡 似乎無人移動 三人大喜 當然也照例叩拜過了聖姑遺像 那遺像也是櫻唇半啓 滿面的笑容 三人以爲自己所爲甚當 必與聖姑有緣 故此聖姑這樣歡迎 崔盈知道此鼎 必須女子親手去開 遂卽何他夫妻說明就理 那爾金太夫妻 見崔盈這樣的恭維他等 便將初志打消到(瓜窪國)原藉去了 毫不疑心的道 道友請便 卽由吾等在旁 與道友照拂一切 崔盈點頭 遂卽輕輕的走至神鼎近前 用力一提鼎蓋 誰知毫不費力的 那鼎蓋便自起來

第四回

餘香起艷尸 崔盈報恩神遊西崑崙
綠袍再復活海鶴盜寶初到五雲峯

詩曰 篆縷消金鼎 醉沈沈 庭陰轉午 畫堂人靜 芳草王孫知何處 唯有楊花糝徑 漸玉枕騰夕春醒 簾外殘紅春已透 鎮無聊殢酒厭夕病 雲鬢亂 未煩整 江南舊事休輕省 徧天涯 尋消問息 斷雁難倩 月滿西樓憑攔久 依舊歸期未定 又只

恐鮮沈金并 漸騎不來銀燈暗 枉教人立盡梧桐影 誰伴我 對鸞鏡右調寄賀新郎

三妖仙見那鼎蓋 一股寶光沖起 隱々一陣响了鈞天樂音 如同金燈萬盞 彩霧紛紛 待至

寶光飛過 樂聲法止 三人真是千萬的高興 一齊走了過來 扶着鼎沿兒向內觀看 但見

鼎中央 一象赤玉蓮花 亭亭而立 花瓣兒業已大開 那隻小木匣兒內盛百寶珍訣的寶冊

早已不翼而飛 三妖仙那知就理 只見鼎腹上面 立的臥的懸的掛的 百寶煙煌 晶映

照眼 初時用手去拿 還似覺活動 迨至實在用力去取 反到牢不可拔 如同生了根一樣

再休想動牠分毫 三人只急的大汗直流 掙的面紅耳赤 等到麼煩到了時候 那樂聲忽

然 又起 那鼎蓋也就徐徐的落下 那爾金太始終不死心 借着鼎蓋將落未落之時 用盡了大

力法 一個猛動兒 將鼎底那朶赤玉蓮花 用手一擄 只覺得有一股 極度的熱力 直通

半臂 嚇的那爾金太 趕緊一撒手撤了回來 那鼎蓋哵哵一聲 早已蓋好 那樂聲立時止

住 三個人彼此 面面相覷 再看那聖姑遺像 比方才樂的不一樣了 於冷笑之中帶着譏

諷的樣兒 惹的那爾金太大怒 對着遺像放起昊天劍 就要將聖姑遺像削落 不料他惡念

剛起 但見遺像前平地捲起了 一道紅光 轟隆一聲 就是一個霹靂 崔盈盈吃過虧的

叫聲不好 趕緊的雙手一拉他夫妻 借遁光直飛出數丈遠近 那爾金太這才知道利害 不

是他撒野的地方 忙忙的賊道聖姑息怒 弟子們再不敢起此惡念了 三個人不約而同的 匍匐在地 各與聖姑叩了一路响頭 陰雷才算過去了 三個妖仙情知無此福份 再萌貪念 就要粉尸碎骨了 一個個垂頭喪氣的 走到了崔盈的屋子 坐在石塌之上 長呼短吁 崔盈見此光景 心良不安 遂說道二位道友 不必難過 咱們既已入了寶山 豈可空回呢 諒必峨嵋諸孽 前者在這裏 得了甜頭回去 不久必要再來 候他等來時 咱們用法誦隱起來 到看她等怎樣的拿法 如果寶物爲他等得去時 趁着他寶物初到手中 用法不明時 咱三人即可各展道術 上前硬劫 就憑你我的多年大道 自然勝過他等 綽有餘裕 不然還是咱們 入手的法子不相符 好在二位道友 身上有藏玲寶卷 咱們就在洞中 用心習熟 候到豁然貫通之時 也許能以到手 不知道友以爲如何 那爾金太夫妻 知道崔盈這是志誠之談 遂即應允 從此後二個妖仙 卽日夜在牟珠洞苦習藏玲寶卷 果然誠可格天 數月之後 稍有所悟 方才知道 前者取寶 并非聖姑吝惜 緣因那神鼎之中 赤玉蓮花內 附有一個小木匣 裡面有取鼎中各寶的秘訣 名曰百寶玲訣寶丹 前者既已不見 想必是前爲三女所得 三人層層苦求 在這三洞之中的零星法寶 也爲他等得了不少 由崔盈的指導 又將西洞丹鼎之中 剩餘的六粒毒龍丹 取了出來 每人分了兩粒 此時十

二種靈藥 又復暢茂長出 雖然年令不多 終是世間罕有的聖品 三個妖仙於功課餘暇時 採了幾樣就着聖姑的丹爐 煉了幾種靈丹妙藥 以爲不時之用 這日三人正在用功 忽見洞門似有一陣光亮 三人彼此通知 以爲必是峨嵋有人前有 崔盈頭一個趕了過來 由門隙中向外觀看 只見由幻波池上 墜落下一男一女 青光繞體 閃朔不定 那女子約有三十多歲 只生的挑腮杏臉 眉如翠黛眼似曙星 頭帶三叉魚尾金冠 魚口中嵌着兩顆東珠 閃閃放花 翠藍平金的魚尾垂於腦後 左右雙垂兩根綉帶 身穿藍緞子道袍 綉着白團鶴兒 青護領白水袖三尺多長 外套着五色百戒衣 鮮明之至 腰繫水火絲緞雙垂杏黃燈籠穗 大紅緞袖中衣 白綾子高腰襪子 大紅緞子鑲嵌的厚底登雲履 背後斜揹着長劍 與一隻捲着的綉旗 那個男的年紀也在三旬 面如銀盆 恰似秋月 眉似刷漆 目如朗星 只是一隻單耳 乃是個僧家的打扮 頭帶大紅鑲銀毘盧五佛冠 左右雙垂紅綉帶 腦後披着達摩套 身穿鶯黃僧衣 青護領白水袖 外套着絳紫緞子伽藍褂 腰繫水火緞雙垂燈籠穗 大紅中衣 高腰白襪子 大紅開口厚底僧鞋 也是背後揹劍 崔盈看畢這一男一女 俱都妖妖氣氣的樣兒 不像是正門正戶的人 那個和尚到不認識 那個道姑正是黃山五雲步的 萬妙仙姑許飛娘 與崔盈原是熟人 那個白伴和尚 倒不認識 遂卽點手將那爾金太

夫妻叫過來 指與他看那僧人 那爾金太吃驚向萬彩玲道 這個和尚不是海鶴子嗎 怎麼他也來到這裡了呢 遂向崔盈問道 那道姑是誰道友可認識嗎 崔盈點頭道認識認識 她還吾於未遭劫以前的舊相識呢 她名許飛娘江湖人稱萬妙仙姑 就是她現在黃山五雲步出家 既是彼此的朋友 不是外人了 何妨通知他們一聲 你看她兩個在那裡東張西坐想必也是聽人家的鼓惑 來此盜寶 如無什麼可靠的把握 仍不免步你我的後塵 如果他等具有大法力 能將法寶到手 咱們有引荐之功 當然也許分贈咱們幾樣 三個人想好了主意 猛見許飛娘與海鶴子 正要向東洞門蹤去 那爾金太厲聲喊道 二位道友暫停玉趾 有故人在此 先請相見爲盼 許海二人聞言大驚 各自止了脚步 忙問道可是崔道友嗎 遂說着話 卽直奔南洞而來 崔盈在內卽急作法 開了洞門 許海二人走了進來 彼此與紹了一番 大家都是自家人 自然是歡喜非常 各人均將經過的事情說了一遍 原來那海鶴子原是西海異派中的妖僧 法術多端道力又復不錯 現在已竟拜了 西崑崙都挂山經天波月洞 新綠袍派教主毒龍尊者門下 爲長門大弟子 人稱爲嬌習僧海鶴子 那毒龍尊者自從當年 在雪山青螺谷 幫同八魔爲惡 後來被藏靈子命弟子熊血兒用紅煞袋將毒龍尊者 裝入裏面 囚於崑崙絕頂 第二峯積石瑤房中 意思是命他苦志焚

修以飯正果。後來毒龍尊者被千毛姑金針仙子施龍姑將他放走。毒龍尊者自從崑崙瑤房中逃走之後，遂即忙忙的逃到西崑崙吉達池。都桂山中用妖法佔據了。經天波月洞。這妖僧因爲不平綠袍老祖慘死。又兼身受藏靈子的奇辱。此恨此仇。切齒終身。只要有自己的三寸氣在。就得非報不可。勢不與峨眉藏靈子同輩一天。因爲毒龍尊者深得綠袍老祖的奧旨。他將那吉達池左右所出的毒虫。名叫水弩虫又名射天。養了千百萬。卽用綠袍老祖祭煉金靈的老法子。就將這些毒虫祭煉起來。果然利害無比。打遍了西海一帶。人人駭然。都尊他爲綠袍祖師。他又收了許多的惡徒。以固羽翼而添牙爪。就以這位姑習僧海鶴子。收作他的門下。作爲領班大弟子。毒龍尊者因爲前在雪山時。曾聞入魔談過。貴州極邊依還嶺上有幻波池下有牟珠洞。乃是當年依還聖姑飛升之所。那牟珠洞共分五洞。原按五行各洞之中。遺寶甚多。靈丹妙藥無數。修道之士如能得進洞中。盜取遺寶靈藥。可代數百年修養之工。毒龍尊者卽耿耿不忘。今日自己勢力已成。名譽也有了。但是除了那毒虫而外。並無多少驚人的法寶。便不足以驚同道。自己千思萬想本要自己設法祭煉。只是煉成了也是異派的妖寶。將來倘與峨眉及其他正教遇上。自己的妖寶勿論怎樣利害法也放不了人家玄門秘旨。毒龍尊者窮搜枯腸。始終也想不出一個想當的辦法來費了。

幾許的心血 虧他才將依還嶺想了起來 只是自己因爲內地仇家很多 不便親往 知道海鶴子的道法見解 不在自己以下 遂即將嬉習僧秘地喚入靜室 即將心事向他說明 意欲命海鶴子代他前往 海鶴子聞得依還嶺 有這樣的聖境 豈有不歡喜的道理 遂卽說道師父有命 勿論赴湯蹈火 再不敢辭 只是弟子初入內地 知道那裡是依還嶺 這個事又不便冠冕堂皇 去向人家面前去打聽 倘若洩露消息 不但貽誤恩師的大事 反到與弟子行爲上惹人注目 毒龍尊者細想何嘗不是呢 忽然就想起了昔年舊相知 萬妙仙姑許飛娘來了 遂卽親手作了一封書信 命海鶴子投奔安徽黃山五雲步寬漿洞 去見萬妙仙姑許飛娘 將這封書信交與她 那許飛娘自能與你竭力幫忙 海鶴子奉了師命 卽由西崑崙都桂山波二洞起身 禦劍飛起直往內地而來 迨至到了安徽 問明了黃山的方向 卽又重復起身 一丁黃山一看這座仙山 實在是天仙勝地 迴於他處不同 作者作至此想起了昔日曾隨友人登臨黃山 以覽全山的全景 實在令人可當三日之食 因爲本山古蹟很多 步步可人 處處入聖 於友人處獲得一篇 王煥先生所作的遊黃山勝景記 因附記於左 以飽閱者諸君之眼福矣

博厚高深 離奇峭拔 險仄詭幻 秀冶幽折山之神理也 得三足以表名區 得五足以

詫海宇 至於備衆美以爲觀 而益之以雪瀑風泉 瓊枝鐵幹 處處成賞者 吾於黃山見之 山高九百仞（每仞七尺）旁薄幾二百里 北宣而南歛 歛之二隅曰雲谷陽院 宜白翠微松谷 爲峯三十六（小峯約二十餘不在斯數內）而天都爲之冠 文筆次之 峯有各源 巖洞數十 朱砂一泉 尤爲超軼 自唐天寶 靈閣始扶 宋元以還 稍見篇咏 然或得其一端 或撥其膚蝟 大觀之全 付之猿猴跳擲耳 萬歷中普門老人（卽本部中所謂之黃山老人是也 爲淩霞大師之父）以大士願力 鑿空表異 游者始無息心崖岫之恨 予以庚子八月 偕漸江老衲 入自陽院 澗流潺潺 天都插宵 青鸞紫石 少嘗饒目 而神已躍然天際矣 既得湯泉 解衣而浴 罍石錯前 晶砂布底 貫珠蟹眼 壘然上發 芳鮮清逸 迥異他泉 泉之溫者 多伏硫而此獨爲硃砂原 其最勝也 崖間冷泉一綫 射入不混 以身受之 沁快心骨 此湯君現觸境圓通 恨古今無人酬對耳 泉外澗流 卽白龍潭之委 潭以色勝 空青幻碧 無以喻之 若雨掀騰 何地無有 潭之上爲藥泉 淺激可喜 又上爲藥溪 又溯而上爲丹井 澗石如規成也 踞丹井之澗 爲虎頭岩爲醉石 而鳴絃泉淙々壁間 亦自幽絕 沿藏丹壑 再折得桃花澗 石梁架烟空 桃花峯駢攢掩映 自是渡嶺去 則雲外峰矣 返宿桃源

狎浪開 閣臨潭上 雷濤撼枕 通夕不寐 晨起上慈光寺 拜普門禪師壇 寺左木蓮
花一株 亦非塵中物 自壇後疊磴而上 叢木森鬱 天光全移 穿撥其中 但有紺綠
如寒魚泳滲 折折不盡 予笑謂漸白公曰 我輩如是 不知誰爲濠上觀 且作山靈
供養可也 少息觀音岩 再上則龍翻石 滲盡天開 得仙人峯 峯頂二石如老人對坐
捷足躡之 朱砂峯直展開石齒身 遙見天都之半 奇樹迤空 古松前引如導 以次
接肩疊踵 相沿絕壁 轉而右一石如大士巾 立松挺其掌 若俗稱楊枝類者詭矣 黔
羸亦大兒戲矣 右折石壁 由小坡而進 得怪松曰臥龍 石削女墻 引根附脊 滋
石之髓 悍其天矯 不覺吁絕 過以經益陡迫 艱艱無猷可抵 指趾相輔以度 徑窮
入石竇 梯而上 若出井中 卽文筆臺 左大都石蓮花 蒼然天半 翠峯腋侍 坐石
台如觀頂羽逼章邯 騰脊徒紫 病骨爲壯 遠峯萬疊 羅拜於前 正諸候跪
謁時也 暮色蒼蒼 漸公獨臥石上不忍去 是夜宿文殊院 虫鳥聲絕 魂夢幽寂 破
曉漸公呼起觀雲 則朝曦已掛蓮頂 小焉紛披 大累 全輪外谷 明淨凝平 踰時不散
晨風忽起 舉若波濤 恨未盡鋪台下 一洗十年塵目也 自院右趨蓮花峯 洞在其後
不及探扳僂陵跋 以杖爲命 鶴嶺數百級 峻而不險 再閱升降始至峯下 披一力

以登 石灰無銜 塊怒躍起 層々環出 下臨絕壑 予以久病新愈 初不計奇險至此
目崇股慄 決往乃壯 身爲石蠹 入罅復出者數十迴盤 每一憑視 尻踵接聚 礪
有廢庵曰蓮菡菴 上再轉險愈詰 石忽中裂一弓許 以木駕之 度此稍折 卽絕壁
嵌梯者二 摩膝而登 始躡其頂 梯半朽懼不敢上 聞其上有香砂 遙爲三嗅而已
迴顧羣峯 巖然履底 惟天都巖峙 若猶俯對 其如身非猿鳥 不能緣壁排虛以造之
有不得不移萬於蓮花矣 雲梯斗粟絕恃 一失足卽歸無底 道蓮花溝 穿石弄而上爲
大悲頂 西進數折 迭轉平岡爲煉丹台 蓮夢屨之 而軒轅容成 翠微疊障 芙蓉仙
掌 臥雲石牀諸峯 紛然離立 供給左右 楓香繡錦五味如珊瑚 盈谷懸崖觸目皆貴
遊者至此得半穩消受 目暢神酣而去 在後海爲天平疋 下瞰獅子峯 最巖凌空果具
全力 經獅子林聞鳥聲亂奏如笙簧 意似鳥鳳之類 有謂遊者 時聞峯頂仙樂 豈卽
是乎 左登始信峯 兩石分削 略灼而度 接引松楊枝待客 過者忘險 峯頭敗板
有寒江子獨坐 題名擾龍 松傍峯賈異 罽石舞空乘風欲去 壑號衆美語狀不得 口
腕兩窮 但有叫絕 使予足目來親 縱巧語萬端 烏能盡信哉 降而左爲石筍砦 壑
秀絕倫散花郎對之 劃蒼天數十道矣 日已下春 急走西海門落照明霞 千岩熒彩

得未曾有是日陟降幾四十里一飯之後遂不知餒慈明菴僧以茶果相勞坐定而疲始劇信乎尤物之移人也次日微雨僧謂白砂嶺山君爲政陰霧中決不可行飯後僧一登西海門枝斯延喜無非玲異貪目快心去留莫可再宿晨霧則寒風砭骨挾瀾尚猶凜々從飛來石達光明頂蒲團松偃其趾詭異天成爲一隆立頂居蓮花之背小岫聚如菌萐曰九子也頽蘭沈於天未曰匡廬也練帶鋪而不定雲氣時欲掩之曰揚子也白岳片嵐亂山寸綠兒孫台隸紛擾後先廖廓之觀舍此更何問哉下奏雲谷計里二十出入層壑如少年作新婚別步々回顧至兜率菴趾衆峯一聚又如良友祖陽關自後但望旌杆縹渺而已白沙嶺脊虎跡踰盜大醒風逆人毛骨皆豎仙鏡洞近其側不敢復問密草掩映叢篁佐之以袖擁面而行前後不相覩數步一呼如此六七里蹣跚出谷始爲榔鉢菴卽雲谷也噫殆哉菴面鉢孟峯兩源夾之澗中亂石礧礧大者數丈湍流鳴巨亦殊有致當時秋涸雖來觀舞雪拖紳想其壑遏弗達之勢必雷驚海簸無疑萬壑奔濤作如何支遣也九龍潭綃影全收沈碧數掬耳聞逍遙溪亦涸遂不往三宿菴中再入桃源一浴而別計日者六曆峯十餘後海荒寂惟慈明石鏡二菴遊人不能久住松谷一路湮塞無從問道且多虎豹之虞僧言有

龍潭五六古籐甚奇 諸洞多可觀 布水雲外一帶 蒼鬱特甚 翠微西臨孔道 憚於涉
嶺 亦佳後期 盡付神遊讚吁耳 僧又言夏日雲滿 海中忽湧泉若柱 破雲直上 須
臾遍雨峯頭 而羲馭鯨然無鼎亦一奇也 春時谷草秀萼 異卉多不能名 峯間翠叢寸
々皆有喜色 而雪月猶爲奇絕 然靈霧迷徑 凜冽刻肌 皆非所宜 惟秋爽堪遊恨予
不見月耳 約略此山如紫雲推空 巨靈以鉄筓掃之 神斂鬼迹莫可倪潔 前海岩峻尊
貴 後海靈詭森奧 以文殊院爲眉目 煉丹台爲肺肝 青鸞 紫石 雲外 翠微 紫
雲 飛龍 仙都 女筆 上昇皆其 衣裳劍佩 五雲光明頂則切雲之冠 紫玲雲門
桃源其外戶也 鉄骨棱々別開神貌 亦奇亦正無峯不然 武夷具體而幅頓減五之四
台蕩宏拔 而膚倍蕩之 第不識匡君如何耳 雲以鋪海爲異 而石間松上兩後旭前
簇擁孤仵 變幻萬出 似有造物主之老 松受雪枝皆仆 結叢平如割 幹不勝雪則虬
屈怒湧 故多奇詭 不理粗瀉不潤若大才 作經國文章 但標神骨 而字句工否本非
所計 故或羣拔爲林 孤鶩爲柱 如堵如削不麗不附 而籐樹之蒼蔚 紫氣之蒼茫又
非毫端所能點出 當其躍虛巉積 受趾不浮 似招游客以盡其奇 砂滑如珠 又若拒
客而留其蘊 均足賞也 昔吳古梅諸人遊此山 不火食者三日 至今誦其清狂 予輩

當表靈閣祕之後 不能盡探厥有 良用深愧昔人矣 是記也非足以記黃山 聊以記吾
遊黃山也如此

以上王燁先生 遊覽黃山 足不停踵者六日 尙未盡黃山勝境三分之一 可見黃山乃安徽之
仙源 惜乎未窺全壁也 閑言少叙 話說那姤習僧海鶴子 於遁光中已到黃山 遂卽設法
開及五雲步 到了霓裳洞外 工夫不大 只見洞門開處 由裏出來一位女童 海鶴子遂卽
搶步問訊道 貧僧這裏行禮了 借問小師姐一聲 這裏可是許仙姑的洞府嗎 那女童見上
下打量 海鶴子一番 遂卽滿臉推下笑來道 這裡正是 不知道友與家師 有何關係 并
有何事要見家師 還望道友說明

以便轉報 海鶴子遂將自己來意大概 及奉壽龍尊者所差另有書信面呈等語 說了一遍
那女童點頭 翻身入內 少時跪了出來笑道 家師正在用功未完 未便親自出迎 卽請師
兄隨吾入內罷 海鶴子點頭 跟隨女童走進了洞府 海鶴子進了霓裳洞 只見那閣洞之中
彩霞紛紛 祥光繚繞 真不愧爲洞天福地 仙人的勝境 較比西崑崙經天波月洞 實有天
壤之別 洞府中奇花異葩 香氣氤氳 鐘乳石符品映耀目 四壁之上光輝大放 也不知是
什麼寶貝 上下一色白石如雪 海鶴子誇獎的不了 暗想道若能得 常在這樣的洞府中

修仙塚道也不枉辛苦一回 思想之間 已隨那女童兒拐過了前洞 來至後面靜室之外 只見由裏面 走出來一位年約三旬的 仙姑打扮的美婦來 雖然徐娘半老 細看仍不減二十許的蠻人 只見那道姑 輕啓朱唇 瓠犀半露道 道友遠來恕貧道未曾遠迎還請勿怪 海鶴子知道此人就是許飛娘了 忙忙的跪倒行禮 口稱師叔在上弟子海鶴子參謁來遲 請你多多的原諒 飛娘笑道 彼此自家人何須客套 即請入內坐談罷 海鶴子連聲應是 遂即入了靜室 這屋中的陳設佈置 當然更覺華貴富麗了 彼此分賓落坐 早有女童兒 獻上了石乳冰凌 雪藕交梨 飛娘殷勤的招待 海鶴子連稱不敢 即將毒龍尊者書信取出 遞與飛娘 飛娘接將過來 折封詳讀 乃是毒龍尊者在西崑崙 創成綠袍 因為缺少重要法寶 無力以對峨嵋 開聽依還嶺牟珠洞 聖姑遺寶甚多 特派小徒前往收取 惟因初入內地 地址生疏 擬請飛娘推念同道之情 務必設法幫忙等語 飛娘看畢雖然是昔日 與毒龍素有舊交 此次派徒前來取寶 義不容辭 無奈依還嶺幻波波牟珠洞 確非他處可比 內有聖姑於飛升前 設下了種種埋伏 這些年同門中 很有幾位成了名的劍仙 前往竊寶 俱多是掃興而歸 毒龍尊者又是初次相求 勢難拒絕 原來萬妙仙姑許飛娘 自從紫雲宮銅瓦寺 接連着兩次失敗回來 就有許多的戒心 不似以前那樣心高性傲 目無全中

的樣兒了。海鶴子見她看畢書信，只管沉吟不語。遂冷笑道：「道家師原命弟子前來，收取法寶，自然是要去的。」叔父如或另有要事，即可指與弟子地址，即由弟子一人前往足矣。至於事之成敗，則付之於天了。師叔僅可不必爲難。飛娘笑道：「賢侄說的那裏話來，并非貧道懼怕那裏，不敢前往。因爲依還巔牟珠洞中，還有貧道一個朋友，名喚玉娘子崔盈，她因爲去盜聖姑的壽龍丸，一時觸犯了聖姑之忌，致被陰雷殛斃。後來吾二人定中會見，據崔道友云，她在牟珠洞并未真死，肉體既有靈藥保護，元靈又可借洞以避浩劫。到兩甲子後，仍可復活。方才貧道并非畏懼，乃是暗中計算。崔盈的被劫年齡，恰好常滿，想她既在牟珠洞內，居住百年，當然能知一切的埋伏。咱兩個如果前往，有她在那裏，與你吾作個鄉導，豈不是好嗎？」海鶴子聞言大喜道：「師叔那裏既有熟人，更好辦了。但不知師叔何日與弟子起身前往呢？」飛娘道：「此事要去時，明日即可前往。因爲遺寶人人所愛，如再遲悞被人家捷足先登，那就更對不起賢師徒了。」海鶴子連連稱是。兩個均是異派中，素有色慾之癖，彼此又都是面貌堂堂，平日都研究女功夫，今日一見彼此愛慕，從此後許飛娘就將姦習僧，視爲自己的第二元神了。在霓裳洞一連歡娛了數日，海鶴子得於師命，遂即商允了飛娘，兩個人收拾齊備，各運劍光，破空而起。當下飛娘在前，海鶴子在後，直奔貴州依還。

嶺而來 幻波池飛娘時常神遊此地 故此輕車熟路 并不用什麼爲難 卽由幻波池降落 飛娘原欲以本日的辛金 去破東方洞門 一入手就算錯之極點了 若不是那爾金太 招呼海鶴子 飛娘就早入進危險之鄉了 原來那聖姑的埋伏 雖也不外生克制化之理 然而由四種之外 又生出來休囚旺相 種種相因 處々幻變 就同連環扣相類 一個連着一個 如果不明真像至理 僅照生克去破 管保打落陣中 當時五人見面各說經過 海鶴子方知那爾金太夫妻 也爲此事而來 到依還嶺業將年餘了 僅僅得了些 聖姑不要緊法寶 至於東面北面二洞 及南洞中主要之寶 一樣還不曾到手呢 那爾金太又將藏珍寶卷取出 請他二人觀瞧 飛娘這才知道錯了 這五個人仗着自己的法力 仔細研究寶卷 以爲熟悉之時 再行動手卽可一勞永逸了 五妖如意算盤 打的很好 豈知凡事多缺少圓 還未容五妖動手 李寧父女卽使到了 偏那萬妙仙姑許飛娘 詭計多端 狡猾性成 她等在此就怕有別人再來 遂提倡由五人之中 選出最利害的妖法 將幻波池暫時停滯 用法術將入口的道路堵死 又將依還嶺下的石梁 用大力法遷至依還嶺上 蓋嚴了池口 另外並用極毒的禁法 封禁堅固 以外面視之 卽如其他的山石無異 五妖大喜 便一心一計的 在車

幾時將藏珍寶卷參明 再幾時動手盜寶 別人便無緣染指了 李寧與英瓊輕雲